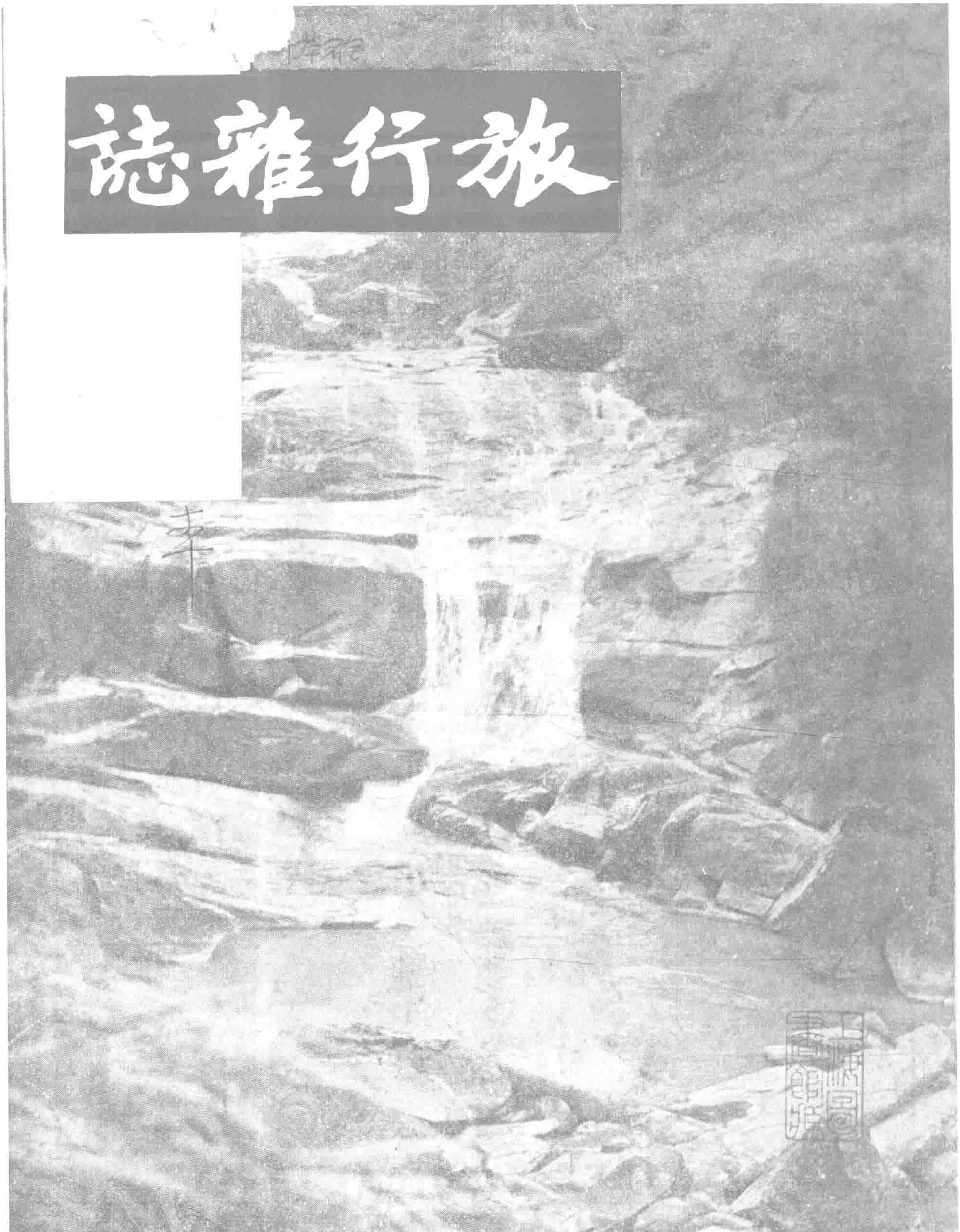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
第十六卷 第五期

CHINA TRAVELER

Vol. 16 No. 5 May 1942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虎標八卦丹

功能提神醒腦予君健康





BALASHIN SAI
(PAT KWA TAN)

Healthgiving Refreshing!

ENG AUN TONG
THE TIGER MEDICAL HALL
SINGAPORE.

和豐

星加坡珠烈街六十五號

和豐油較有限公司製造象標椰油麒麟標清香油象標牛油

和豐肥皂廠有限公司製造椰標肥皂六百號香皂甘油棕油

檳榔嶼乃裕公司

NIE JOO COMPANY

地址　打鐵街二四一至二四三號

No. 241 To 243, BEACH STREET, PENANG

電報掛號 "NIEJOO" PENANG

進出口商
專營國貨
罐頭食品
魚網苧綫
民信匯兌
南洋土產
泰國燕窩
代理中南
名廠出品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股份有限公司
馬來亞總代理新嘉坡國興貿易公司

KOK HIN TRADING COMPANY

地址　香港街十四號

No. 14, HONGKONG STREET, SINGAPORE

電報掛號 "KOKHIN" SINGAPORE

推銷中華國產
代理名廠出品

四五—四〇〇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永安公司爲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價格平準，爲顧客所稱道。

地址
南京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掛碼
WINGON
SHANGHAI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貨

海上第一流旅館
偉大美備●賓至如歸

大東旅社

大東旅社地點適中設備完善房間寬大雅靜招待週到飲食衛生務令顧客舒適便利定價異常低廉

樓下飲冰室
二樓茶室
三樓中西大菜

四五一—四〇一

本商場營業垂十六載，專以推銷國貨爲職志，幷代理祖國各名廠所出品之棉織物，如金城標，潛水艇標，蜻蜓標，無線電標，鑽石標，線衫背心衫，三B標喜鵲標男女襪及各種綢緞毛巾浴巾化粧品無不齊備價格公平無論零沽批發一律歡迎

華東國貨商總行
設在仙下其厘街二百二十四號
電話四九二三七

華東分行
設在後街仔四百六十九號
電話四九六四九

四五—四〇二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六卷 五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一日出版

湖南南岳衡山絡絲潭……高希蔚……封面

旅行畫報

印度佛教古蹟……洛迦……九

澳洲風景線……戈谷……一〇

名山勝跡

武夷紀遊……萬峯……一三

海外遊蹤

紀拿破崙大道……萬行……一九

南洋風土

緬甸氣候概觀……黃康屯……二五

展痕處處

西北遊蹤……志俠……二九

遊覽專著

遊客與食宿供應……佘貴棠……三三

歐美生活

歐美采風記（四六）……沁明女士……三九

名家小說

宵遁……葉勁風……四三

園丁之女……陳詩……五三

蒙面人（下集五）……秦瘦鷗……六一

四五一—四〇三

本期廣告索引 （以首字筆劃多寡爲序）

敬向惠登廣告商行道謝

廣告戶名　　地位

國內

上海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底封外
大東旅社……3頁
百中堂……27頁
汪裕泰茶號……8頁
宏興大藥房……37頁
金門大酒店……23頁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17頁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42頁
張裕釀酒公司……11頁
都錦生……22頁

重慶

中央儲蓄會……12頁

天津

仁立公司……8頁

國外

香港

中央信託局……7頁
太古洋行……18頁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31頁
渣甸洋行……18頁

星加坡

永安堂……封面裏
和豐肥皂公司……1頁
國興公司……2頁

檳榔嶼

乃裕公司……2頁

馬尼拉

中華總商會……38頁
中華商業公司……32頁
中國保險公司……38頁
中興銀行……38頁
菲律濱旅行局……28頁
瑞隆興……42頁
新合美公司……31頁
遠勝匯兌公司……32頁
華東國貨入口商……4頁
P. L. M. Co.……24頁

美國

Southern Pacific……52頁
Santa Fe……51頁

四五－四〇四

中央信託局

資本一千五百萬元

公積及準備一千零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元

業務基金三千萬元

地址　重慶第一模範市場十七號

電話　二一一　三九一　三一三

電報　五六六五

全國各大城市均有分局或辦事處

經營信託業務

承收節約建國儲金

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

辦理抽籤給彩還本付息之儲蓄業務

承保產物險人身險及海上內地運輸陸地兵險

辦理出口業務

香港通訊處　地址　匯豐銀行一百十二號

電話　三一二七三

四五—四〇五

商標 註冊

天馬牌 仁立

仁立公司毛呢紡織廠

天津英租界六十八号路

法蘭絨
毛花呢
薄花呢
派力司
哈味呢
大衣呢
禮服呢
馬褲呢
華達呢
嗶嘰
毛毯

國產

WOOLENS & WORSTEDS

Suitings and Overcoatings

JEN LI WOOLEN MILL

DUMBARTON ROAD, B. C., TIENTSIN



請飲

盧仝牌

祁門紅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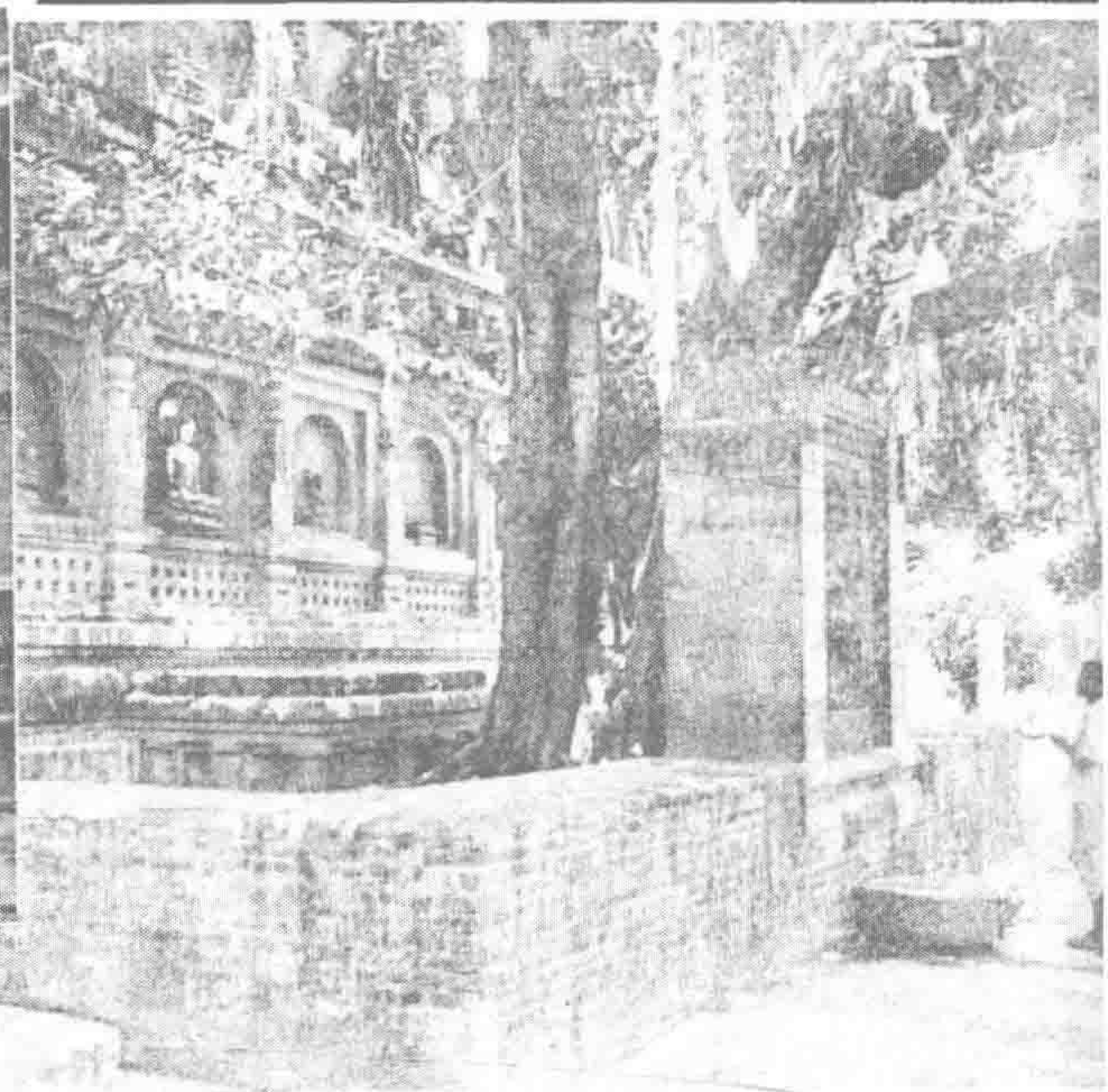
上海汪裕泰茶號出品

四五—四〇六

印度佛教古蹟



⇧薩納斯之大寺院入口。釋迦牟尼曾在此地之鹿苑內向五弟子說法，故爲佛敎聖地之



⇧佛敎發源地布德加亞，距加爾各答二九二哩。圖爲著名之菩提樹，相傳釋迦牟尼佛曾於其下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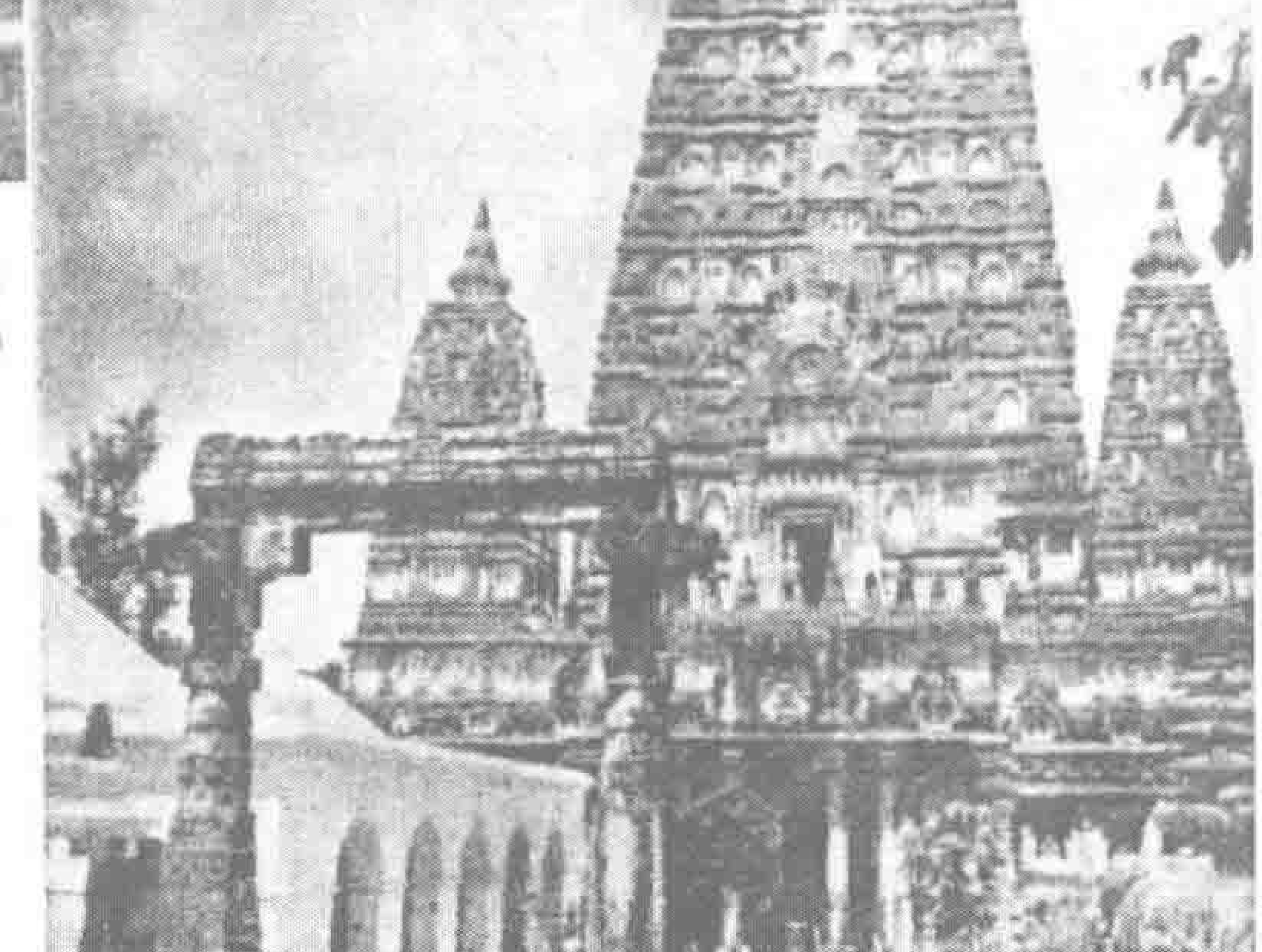


⇧薩納斯之大寺院，其左爲佛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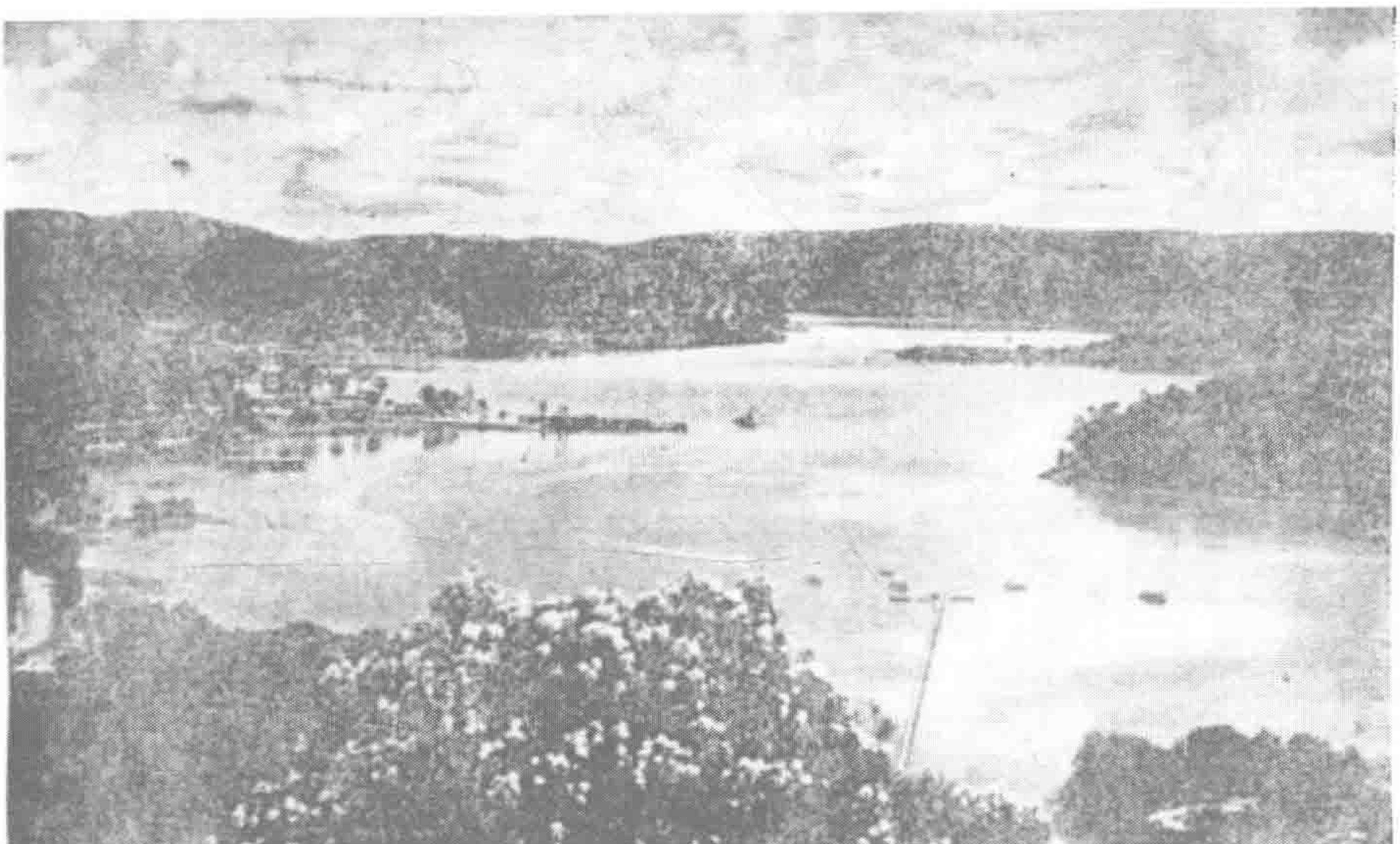


⇦愛羅拉石窟佛蹟之一斑。

布德加亞之大寺院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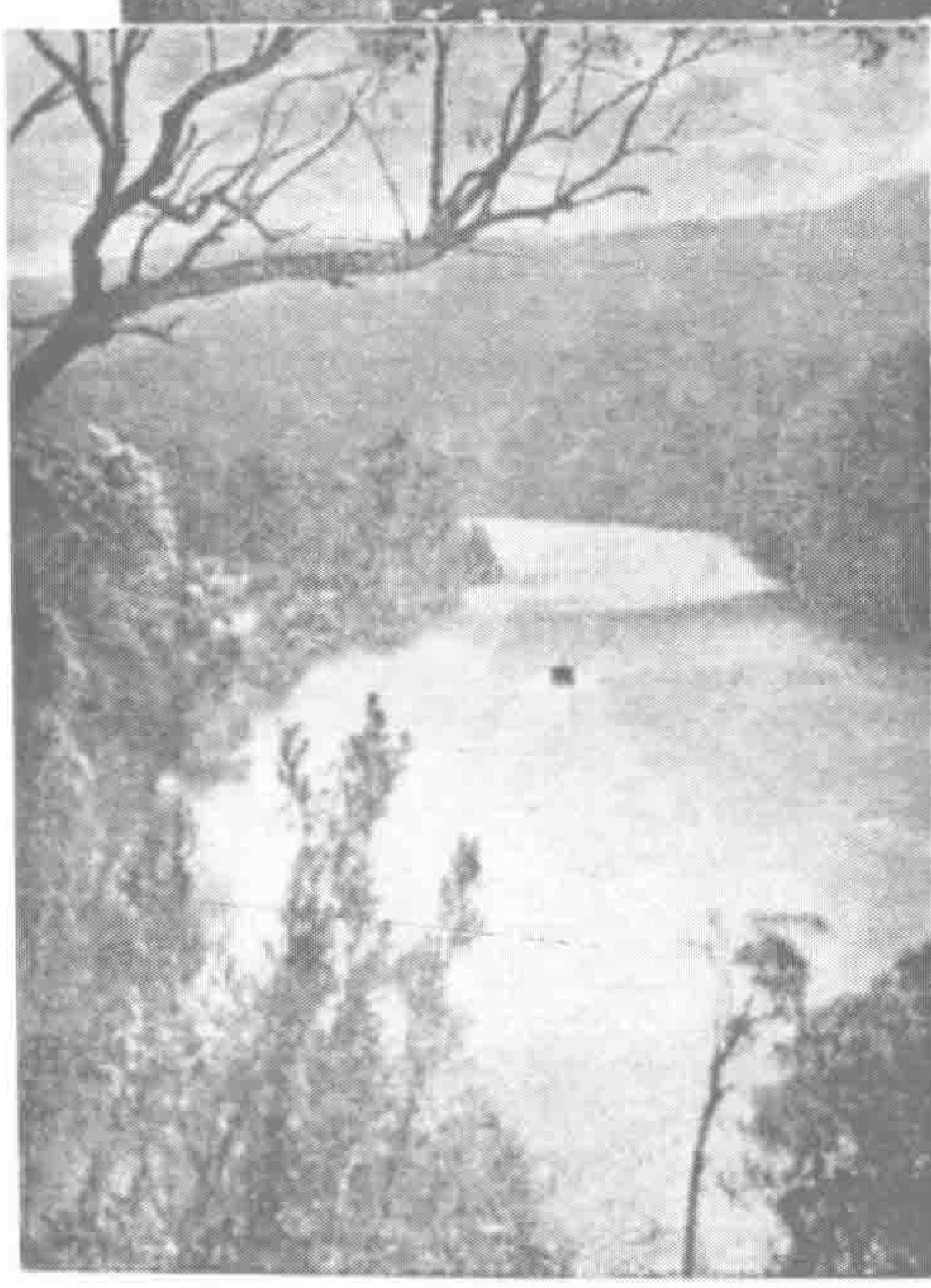


澳洲風景綫



⇨新南威爾斯之哈克斯勃來河。

普利隘口高峯遠眺。⇩





國家公園哈根河風景。⇦



鄧脫隆王家陸軍大學。⇩



坎白拉高等學校之大門。⇨

武夷紀遊

萬峯

愛玩山的人，假使要想遊一山頭，可往而未往，或欲去而不能，那末心裏很難受，非達到目的決不快意的。吾於二十五年渡過了仙霞關，想經浦城而入閩，以事未果，立在二十八都的平原上，遙望蔓延的武夷山脈，不禁神飛幔亭大王之巔。辛巳之冬，上海無事可爲，乃間道入浙，道出上饒，轉赴崇安，訪遊武夷。不料大雪紛飛，把浙贛閩三省邊境，佈成了一個銀色的世界，爲數十年來未有的奇景，交通阻斷，只得就逆旅度歲。爆竹聲聲響，恭禧家家呼，徒然使遊子消魂而已。二十九年是在香港過年，多少帶點異國情調，引不起興趣。今年滿擬在丹山碧水之間，度此年關，而不料要在古老的廣信消磨時間，是萬萬料不到的。農歷正月初八日，方帶了惆悵的情緒，重踏上征途，滿足了五年來的願望，車向崇安進發，在崇建公路之公館站下車，過崇建，卽在幔亭峯的脚下了。

武夷山居於閩北崇安縣境，位北緯二十七度〇四十五分，東經一百十八度〇一分，拔海高七百公尺，自福州北上，沿閩江至南平，經建甌建陽卽達。自浙可由江山或龍泉越仙霞嶺經浦城而至建陽。自贛入，往上饒過鉛山越分水關趨崇安。各線均有公路可通，交通較之昔日已大爲便利。

全山週圍一百二十華里，其名勝之區，形成一獨立區域，崇安縣屬有白塔山橫亘於閩之建陽崇安及贛之邵武鉛山四邑，武夷山卽發脈於此。由筆架山延綿至三堡山分爲兩脈：一支由趙峯至三仰峯而達大王峯，成爲北路一脈；一支由馬月岩齊雲峯等融成南路一脈。整個武夷山四面皆有溪壑，不與外山連續。峯之大者，有三十六：卽大王峯，幔亭峯，獅子峯，鐵枝嶂，兜鍪峯，玉女峯，凌霄峯，虎嘯岩，馬枕峯，靈岩山，小藏峯，大藏峯，昇日峯，上昇峯，玉華峯，更衣台，天柱峯，隱屏峯，接筍峯，仙掌峯，天遊峯，蒼屏峯，城皋岩，三仰峯，鼓樓岩，鼓子峯，三教峯，靈峯，馬鞍岩，馬頭岩，天心峯，玉枝峯，杜轄岩，火焰峯，丹霞峯是也。其實可以攀登之山峯，而有一遊之必要者，不過大王，幔亭，隱屏，天遊，虎嘯等峯。有幾個山峯之道路，大都要攀登削壁，而其上祇有容半蹠之石穴，較諸華山之有鐵索可攀者，略爲艱難。至於九曲勝跡，尤爲未到過武夷者想像中的重心矣。

幔亭神話

崇建公路由北向南行，離開崇安，卽可望見幔亭峯矗立在公路的西側，項平曠，自蘭湯村拾級而上，至中途有仄徑斜通，渡以棧橋，至梳裝樓，樓築於懸崖之下，自西側再倚壁而上，過一石門，卽可

達頂。相傳黃帝時武夷君設幔亭宴鄉人，架虹橋板以引鄉人赴宴，如期而往，到者二千餘人，見山徑平坦，虹梁駕空，體輕心喜，不覺其倦。山頂有幔亭綠窗玲瓏掩映，前後左右可數百間，鄉人初至幔亭外，聞鐘鼓及音樂歌聲，比及下山回顧無復一物，但葱翠削拔如初耳。此雖一篇神話，但所可神秘的，迄今此種虹橋板，尚有橫插於山峯石罅中之形跡。衡之科學，此種木板插置岩際，既無法於山巔下垂，更不能自山下上昇，則如何安置此項板木，實屬不解。據朱子的解釋，爲洪水所蕩，成較近情理，大約在洪水時代，海水與山腰齊平，乃能留此遺跡耳。

攀登大王峯

昔年讀武夷山誌，頗神往大王峯巔，有所謂仙蛻者，——卽人體未化，仍保存肉身之謂——據誌書謂，在大王峯有張梧徐熙春二仙蛻，明萬曆間，有楊四知者，見張之裸體近褻，爲之裝塑云云。大王峯上豐下歛，色如丹渥，峯南有山隙，高約四五十公尺，勉可容一身之闊，分五級梯向上。梯已毀，近由學校中修復之。峯腰有广，卽所傳張徐二仙蛻之處，今蕩焉無存。復前，再沿石壁而上，達峯頂，一路尙稱平坦，而榛莽遍地，無路可遵，在羣榛中覓得昇眞觀故址，不過一荒屋耳。其餘誌書所載之天鑑池，投龍洞，仙鶴岩，登仙石，通天石等，均無法覓矣。頂左有破敗之房屋數椽，乃崇安大戶所建，用以避亂，現已無人居住。自山頂下望，羣山在握，身心一快，峯下有萬年宮，又名武夷宮，爲南唐主李璟弟良佐修持之所也。

天遊峯巔

天遊峯在六曲，隱屏，玉華，接荀，白雲，鼓子，城皋，虎嘯，大王等峯環繞拱衛之中，使天遊多少帶點獨立的氣概。自六曲經晒布岩而上，山巔建有公園，昔日之天遊觀已改建爲禮堂，氣象頗似奉化的妙高台。九曲環流，使天遊格外生色。自峯頂可以俯視五六曲的迂迴碧水，更遠望及八九曲順流而下，在天遊山岩崖上頗多石刻。

大紅袍的來歷

說起大紅袍，大都市的茶葉店沒有一家不供奉着的，全武夷祇有大紅袍茶樹三株，吾因此頗和尙帶路，冒着雨去訪問全國聞名的茶樹。大紅袍係植於距天心永榮寺三里的九龍窠地方，靠着九龍岩，離岡子地面四公尺高一個石罅中。其面積恰可容三棵茶樹的地位。樹高二公尺，其枝葉與普通茶樹也沒有怎麼分別，每歲不過採茶四五兩。據謂大紅袍係天然生植，沒有茶菓可以移植的，其年齡已三百餘年。要飲眞眞大紅袍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當茶

在發芽的時候，便要派人在茶樹旁邊日夜駐守，謹防偷竊，將近採摘時，寺內便要誦經擊鼓，祭禱天地。採摘那一天，黃道吉日，除敦請當地官長蒞臨監視外，衆和尚做起法事，排着行列，結果是只採取四五兩茶葉，故除了縣長長官等外，其餘的大可免開尊口，因此茶葉店中之大紅袍，徒然給人憧憬而已。

隱屏峯上

隱屏峯在五曲，面對天遊，山形頗方正，故曰隱屏。五曲園延峯下，峯半微凹，有三梯，可攀緣而上，直至雞胸。惜梯已毀，無法攀登，爲之悵然。據誌書載，自雞胸緣鐵綆行，小徑螺旋盤轉，僅容半蹋，約三四十步，繞出壁右。徑斷處架木爲棧，至定心亭，過亭，二崖洞裂，孤嶺中懸，結曲百盤而上，曰龍脊，緣石磴數百級，乃達其巔。此徑自天遊可遙望之，惜不能登。在隱屏峯下有武夷精舍原址，現爲祀朱子處，原爲朱子講學之所，宋淳熙十年建。屋之外表尚新，而內部則空空如也。額曰：大宋道德之宗。

虎嘯岩中

虎嘯岩在南溪諸峯中爲最險要者，二曲向南行，相傳有仙人騎虎嘯其上，故名。遙見「虎溪靈洞」四大字，頗雄壯。渡石橋而北，山路迂迴，緣梯而上，在懸崖中行走，岩石斜出雲表，有虎嘯庵築於其下，空屋無人。駐眞洞頂上有一罅，甚深，架橋以渡，名曰橋岩，右有老虎岩，境頗幽靜。折向南，從岩隙中累石爲門，架梯而上，經岩壁，頂裂一罅，從下望之，僅露天光一線，名曰一線天。

九曲

九曲發源於三保山，經曹墩，過星村，轉入武彝，折爲九曲，盤繞山中者約十五里。至一曲之山前，合流於崇溪。在武夷宮前爲一曲；浴香潭以北爲二曲；雷磕灘上下爲三曲；臥龍潭至古錐灘爲四曲；年林渡爲五曲；老雅灘爲六曲；獺拉灘爲七曲；芙蓉灘東南爲八曲；過淺灘爲九曲；其次第係以逆流而數之。水的深度不一，湍激處水流極速，平靜處不起波濛，溪林盡是圓滑的石子，光可鑒人，湛綠的溪水，淺爲灘瀨，深者若淵。自二曲至六曲兩岸多崖壁懸峽，六曲以上，地勢平坦。九曲的特長，非但可供遊覽，且利便交通，撐竹排自星村可直達赤石。吾以爲中國的溪澗風光，除青田麗水道中青山綠水幽靜邃古的光景外，武彝九曲總算是很可欣賞的了。

朱子與武夷

武夷山在中國出名的原因，除了產茶葉之外，便是歷代文人

在武夷講學，使名山生色不少。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南宋朱熹。朱子原籍婺源，十四歲時卽遷居崇安讀書講學，成爲一代大儒。朱子在武夷山的活動，他在南宋紹興十三年，奉母居崇安，從劉子翬劉勉之，胡憲遊。（朱子年譜）淳熙十年，他建築武夷精舍於武夷山之五曲，四方之來者甚衆。（朱子年譜）當時學問之派別，亦頗有出入，他於淳熙十二年與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會於鉛山之鵝湖，講論不合而罷。（朱子年譜）慶元六年，朱子卒於建陽之考亭，同年十一月，葬於建陽唐石里之大林谷。從這裏可看出來，武夷山與朱子發生密切關係，當然無形中使武夷的名聲傳播於四方哩。

武夷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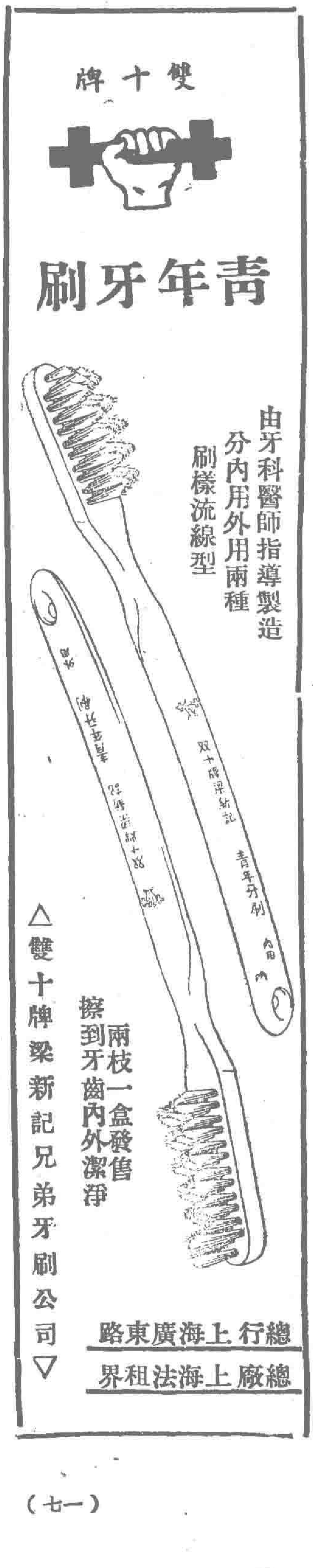
武夷茶始於唐，盛於宋，在中國文獻上，唐朝已有講武夷茶的記載。但孫樵送茶焦刑部書時期更早，書云：「甘晚侯十五人，遣待齋閣，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鄉，月澗雲龕之品，愼勿賤用之。」唐代未置崇安縣，丹山碧水當指武夷，孫樵元和時人，實爲武夷茶史最古之文獻。宋范仲淹有咏茶歌，詞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對武夷茶稱道之至。其他若歐陽修，蘇軾，朱子等，均盛贊之，因此武夷茶名滿天下矣。元大德間，浙江行省平章高興，採制充貢，創焙局於四曲，名曰御茶園。自淸代始，茶更外銷，迄今南洋羣島及歐美各地，銷閩茶者甚多。武夷山所產之茶，名曰岩茶。岩茶雖屬靑茶之一種，但又與普通靑茶不同，分爲奇種，名種，小種之別。各種茶樹，散佈整個武夷山峯巒岩壑之間，流澗深坑之畔，無論一山一水，莫不有茶欉的栽植。山的週圍百餘里，如入茶葉之國。據專家的記載，崇安茶樹的品種，現有七種：水仙，烏龍，桃仁，奇蘭，鐵觀音，雪梨，柰茶等。此種茶樹乃近代栽植之品種，非武夷原始種。所謂奇種，名種，小種，方是正路。奇種可分爲提欉，單欉，名欉，內中名欉最爲名貴。像大紅袍一類，每種少者一二株，多者數百株，高約二公尺。各種欉名，花樣翻新，名稱異特，大有五花八門之慨。大都以形，色，味，地，四種意義來作爲名稱的根據。例如就形以名的，如雀舌，瓜子，蓮子心，鐵羅漢等；就色以名的，如紫毫，白雞冠等；就味以名的，如木瓜，肉桂，紅梅等；就地以名的，不見天，不知春等。據專家意見，武夷茶葉的分檔，多少帶點神秘性質，其主要的原因，還是在焙製技術上，各有不同的經驗，乃有各種不同的色香味結晶。最近有示範茶廠，在當地最爲努力，可是武夷茶業已隨着中國整個茶業的惡運，而走上衰落之路了。吾在一九三五年旅行爪哇萬隆時，見和蘭所種植的茶山，非常發達，已取得華茶之地位而代之。又記得美國商務參贊安諾德有一次應中國人之請，講國際貿易問題時，他毫不客氣地，宣稱某

地市長，請外賓茶會，外國人當然滿望享受龍井，祁門，或武夷名茶，可是不幸得很，那請飲的茶並非中國茶，而竟是錫蘭的立浦登茶，使外賓大爲失望。所以他勸中國人，還是先研究國茶商業。他的話，實在並非挖苦，確可以代表一部份人的典型。茶是中國的黃金國寶，吾眞替她的前途担憂。吾立在九龍窠的岡子上，不禁對大紅袍出神呢。

閒話武夷

武夷在東南山系中不及黃山的偉秀，天台的渾厚，及雁蕩的磅礴。但它在中國山峯中至少可以有一地位。它的特點，有九曲的迂廻，懸崖絕壁，山勢雖凌亂而龐雜，但在每個山峯上，望得見水，這又是與他山不同之點。中國文人的一雙脚，素來是尊貴的。他們既不像太史公能歷名山大川，又少勇氣來攀山翻嶺，可是描寫起來都少有點過火，略爲深一點的澗，便叫萬丈深潭，比較高一點的山，稱爲削壁千仞，徒然使後世讀者望之生畏。其實中國的山都不像他們所寫的艱險阻隔，凡有男子氣的人，均可享受偉大山嶺之美。像清朝毛大周，他咏武夷山有：「世間有石皆奴僕，天下無山可兄弟」眞好大的口氣，過甚其辭，實非信語。此非吾看低武夷，實在是爲他山辯護罷了。武夷地方比較偏僻，來遊者少，道家把它列入第十六洞天，自昔爲羽流棲息之所，黃冠道侶，盛極一時，現在所有道觀均蕩焉無存，到處見荒涼現象，榛莽遍地，蕪草橫生，有幾個山巔必須賴梯子方能攀登。可是梯階早腐，惟有望洋興嘆。此時固談不到整理名山，惟望將來的建設而已。最痛心的，山間的樹林，圍可盈尺的松樹，已無限的被人斫伐，童山濯濯，恐已不久。在八百年前，唐玄宗天寶七年，遣登仕郎顏任之，封武夷山，禁樵採，（武夷山誌）可見前人愛護樹木之至意。

入山之路，自江西至武夷，可在赤石下車，距崇安十五華里。公館距山更近，但無法住宿，自建陽來者，亦以公館或赤石下車爲便。山中祇有天心永樂寺可供膳宿。



四五—四一五

紀拿破崙大道

萬行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的上午，我搭早晨第一趟火車離開日內瓦返國，在去火車站的途中我不禁在萊芒湖畔竚立了好久；在晨光曦微中的湖光山色異常嫵媚，想到今朝一去不知何年何月再能重來，名山名湖轉眼將成夢境，也就不覺戀戀之深了。直到開車時近，才決然大步走去。

從日內瓦到馬賽本有通車直達，路經里昂，祇需八小時左右；可是因為我想觀光世界賭城蒙特卡羅 Monte Carlo 同尼西 Nice 一帶的「碧色海岸」Coté D'Azure，所以我決定走另外一條路，從日內瓦先乘火車到格累諾布爾 Grenoble，然後換搭長途汽車到坎恩斯 Cannes 同尼西。在普通中學生用的世界地圖上，從格累諾布爾到尼西都劃着一條鐵路線，其實這是不確的，至少在一九三八年時，在這兩城之間還祇有長途汽車而沒有火車，同時這條公路便是出名的「拿破崙大道」Rue Napoleon——拿翁自第一次囚禁地厄爾巴島 Elba 逃出時，便沿着這一條羣山中的小徑回到巴黎。一戰重敗於滑鐵盧。現在這條小徑已經變成平坦的汽車路，不過在較寒冷的季節中這條路上的旅客還是很少的。在距離坎恩斯不遠的地方，有一帶淺谷名為「香谷」Vallé Parfume，滿山都是矮矮的帶有香氣的植物，祇是這些名字，這些地方就已經夠迷人的了。

在離開瑞士境到法國時，我的護照發生了問題，這本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因為時間有限，稍一交涉，好好的一趟直達格累諾布爾的通車便眼睜睜的看着它開去。法國的鐵路人員也算是夠圓滑的了，他說：「不要緊，你乘下一次車去好了。」可是待我一查火車表，糟了，這天正好祇有一班車南下。待我告訴他時，他才恍然大悟的說：「是啊，是啊，今天却是星期三，祇有一趟車，這可怎辦，怎辦？」這裏距離格雷諾布爾尚有七十幾英里的路途，看來當天是無論如何也趕不到了，多躭擱一天，就等於把全部的旅程計劃推翻，因為我的船是十五日從馬賽開行，誤了船，可不是好玩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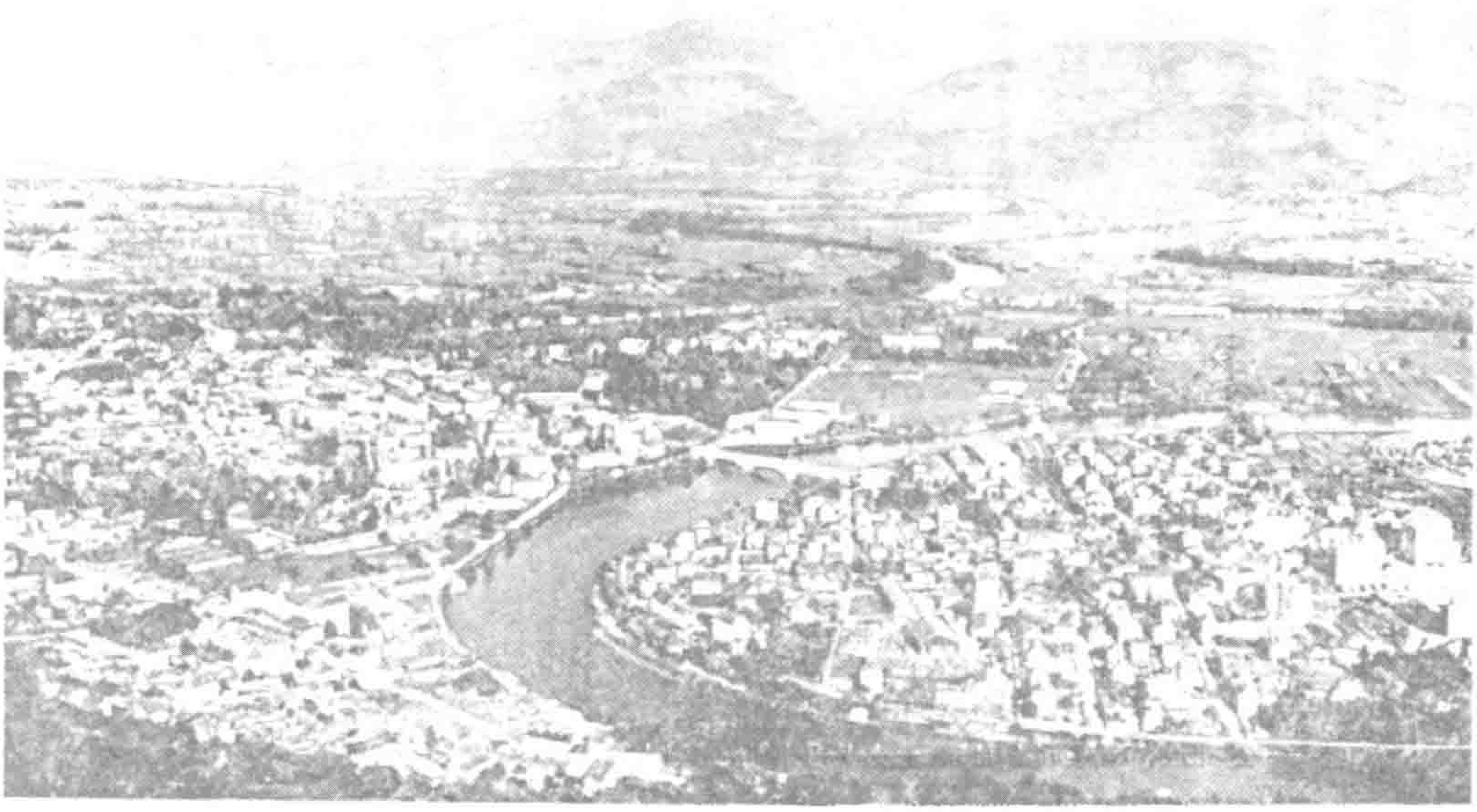
我當下便向站長設法，問他有沒有什麼方法使我能在當天到達格累諾布爾，他拚命的搖着頭，裝出無可奈何的樣子。正在這時候，我一眼瞥見有一掛貨車在那邊蠕動，同時車頭掛在南邊，是準備向南開行的模樣。我便問他是否可以搭這貨車同去。他告訴

我說，不錯這貨車是往南開的，可是當晚能不能開到格雷諾布爾，他可是不知道。我看看也沒有別的辦法便提起小箱走到車掌的車上去，總算是法國人的脾氣，一切大大方方並不覺得房間裏多一個人礙眼，而我也就拿定了主張，不管能不能在當天到達格雷諾布爾，祇要這火車是向南去的，它多走一哩，我就離開目的地近一哩呢。

火車開得慢似牛，雖如此，總算承它的好意，把我在夜半十二時以後帶到了格雷諾布爾。滿天的星斗，下弦月正高懸在夜空，車站外廣場上冷清得極，在東北角上高聳着雪頂的大山，阿爾卑斯山脈至此已到尾端，可是二千公尺以上的高峯却是層出不窮。

等我到了旅館中已是清晨一時左右，急急的吃些乾糧，就上床去睡，長途汽車在次晨（也可說是即晨）七時開行，雖然至多祇能睡四五小時，而在較長的旅行中睡眠乃是最重要的事。法國旅館的被褥照例都是漿得硬硬的，似刷過一層白粉。

第二天早晨我在一家咖啡店裏吃早點的時候，碰到了兩位沿村販貨的青田商人。在外國都市裏碰到同胞，本來已經覺得不平常；在這種偏僻鄉城裏碰到更是覺得歡喜。我當下便邀他們坐下來一同進餐，可是他們還保持着國內鄉間人士特有的謙遜，堅持不肯。這兩位方從國內到法國不久，據他們說，在歐洲各國鄉間，



格雷諾布爾城

四五—四一八

似他們這般沿村兜賣貨物的靑田商人足有二千以上，在從前小小的發些財並不是很困難的事，而現在却難得多了。這些人既不求政府保護，又不求資本家來投資，他們是眞正的自食其力的事業奮鬥者。

格累諾布爾雖是法國東南部的一個中型工業城，而它的街道同市容還保持着中古時代的風味，鵝卵石舖成的路面，與廣場中央的水井，都依然是封建時代的遺物。這裏的長途汽車公司是短期的，祇在夏天的遊人季節中才開行，到冬天時，公司暫時停頓，車子也開到別的地方去。我乘的這輛車子是特地爲遊人定製的，四周都是大的玻璃窗，座位非常舒服，車頂也可以隨時打開。駕駛車子的人是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者，可是還相當的頑健；他非常的好喝酒，每到一個小鄉鎮，他便到酒店裏去飲上兩杯。好飲酒的人大概都有着較豪爽的性格，他便在一路上講述當地的故事給大家聽，可惜他用法文講，而車上的人又十之九是英國人——英國人之懂法文的可算是鳳毛麟角。

從格雷諾布爾到尼西的拿破崙大道，按照自然地理的形勢，可以分做兩段，以卡斯特蘭 Castellane 爲界。北段全建築在萬山叢中，比起我國的西南公路自然不逮遠甚，可是在歐洲已經是相當曲折與險峻的路了。有一次我們的車子在山頂上開行的時



梅日峯遠眺及山巔之十字架

四五—四一九

候，突然下起雨來，滿山的大霧，車前祇能看清十呎左右的路；可是這司機非常的老練，他那種不慌不忙的樣子，令旅客們放心不少。

這北段公路的工程可算是相當的艱巨，沿途的山峯都是巨塊的岩石構成的，當年拿破崙歸國時，因為這一段山路不能騎馬，他便徒步趕路。據說有一段他還用兩手爬行來着。不過這段路雖然陡削，但是它的存在却至少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在遠近的山峯上，我時時看見高插在雲端的十字架。在附圖上的這個十字架，便是豎在一八三一公尺高的山峯上，而背後的梅日峯 Meije 更高達三九八九公尺，不要說中古世紀的善男信女們，看見了這種崇高的山峯會起一種敬畏的心思，就是我們現在看見這些高插雲端的十字架，都不禁有肅穆的情緒。當年居住在法國中部與西海岸一帶的許多人民，每年從這裏經過到羅馬去朝謁教皇，這些十字架便是他們許願的結果，同時也就是他們的信仰與行路的指引。

過了卡斯特蘭，地勢突然平坦，可是荒涼却是依舊，在這南段上行車較為容易，因為我們是從山地駛向海濱了。從這裏到尼西不再有高山，可是數十呎高的沙丘却到處可見，在沙丘的左近生着一種矮小而帶刺的灌木，開着黃色的小花。

一天的行程已將結束，海風從南面吹來，帶着倦人的熱意，車裏面有不少人在打盹，景物的單調自是很有效的一種催眠劑。可是遙想拿翁當年從厄爾巴島重踏上法國的土地，從這一片沙丘向北馳奔時，他的胸中正不知有多少感慨與幻想在起伏。假使他也知道在幾個月之後他便將兵敗滑鐵盧，那沒我想他定將廢然南返，自悔多此一舉了。可是那樣，這「拿破崙大道」的名字也就要叫不成哩。

圖



都錦生

絲織禮品

晴雨綢傘　五彩壽字

檀香絹扇　絲織風景

織錦桌毯　織錦坐墊

總行　上海二馬路石路東首

支行　霞飛路華龍路口　上海靜安寺路同孚路口

工廠　上海法界巨籟達路

四五—四二〇

緬甸氣候概觀

黃康屯

有些普羅階級的文盲，足跡未嘗出里門的，他們不信世界上有長年如夏的「無邊綠野，」這正和不信世界上有亙古冱寒的「冰天雪地」一樣。有些足跡曾到過南洋一二處的，看了漫山遍野的椰林橡園，薰受了幾時炎陽蕉雨，便以爲南洋各屬，到處一樣。甚而至於生長在南洋的僑生，受過了普通僑校教育的，也大都聞見局於一隅，不能縷述南洋各地的眞情實況。

單單以氣候來講：尋常人總以爲南洋是在熱帶，熱帶是終年和國內的夏天一樣。其實籠統的所謂南洋，範圍既包括英荷美法葡暹羅各屬，緯度跨赤道南北三十餘度，經度橫及五十餘度。海灣曲折，岡陵起伏，距海有遠近，緯度有高低，氣壓變動，風雨各殊。各地的氣候也就難以一一概論。

天然的氣候，與人種的文化有密切關係，已爲學者所公認。熱帶四時如夏，居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以致懶惰昏庸，形成世界上落伍的民族，可是熱帶上物產之富饒，生活之簡易，又爲溫帶居民所涎羨。溫帶居民怎樣能適應熱帶的生活？這在我們的祖先，一聽天命的予奪，非人力所能改造。

近代的西方文明征服了東方，不但在人爲的政治經濟上著著控制；便是對於自然界也一樣憑着「天工人其代之」的策略，來步步的探測和制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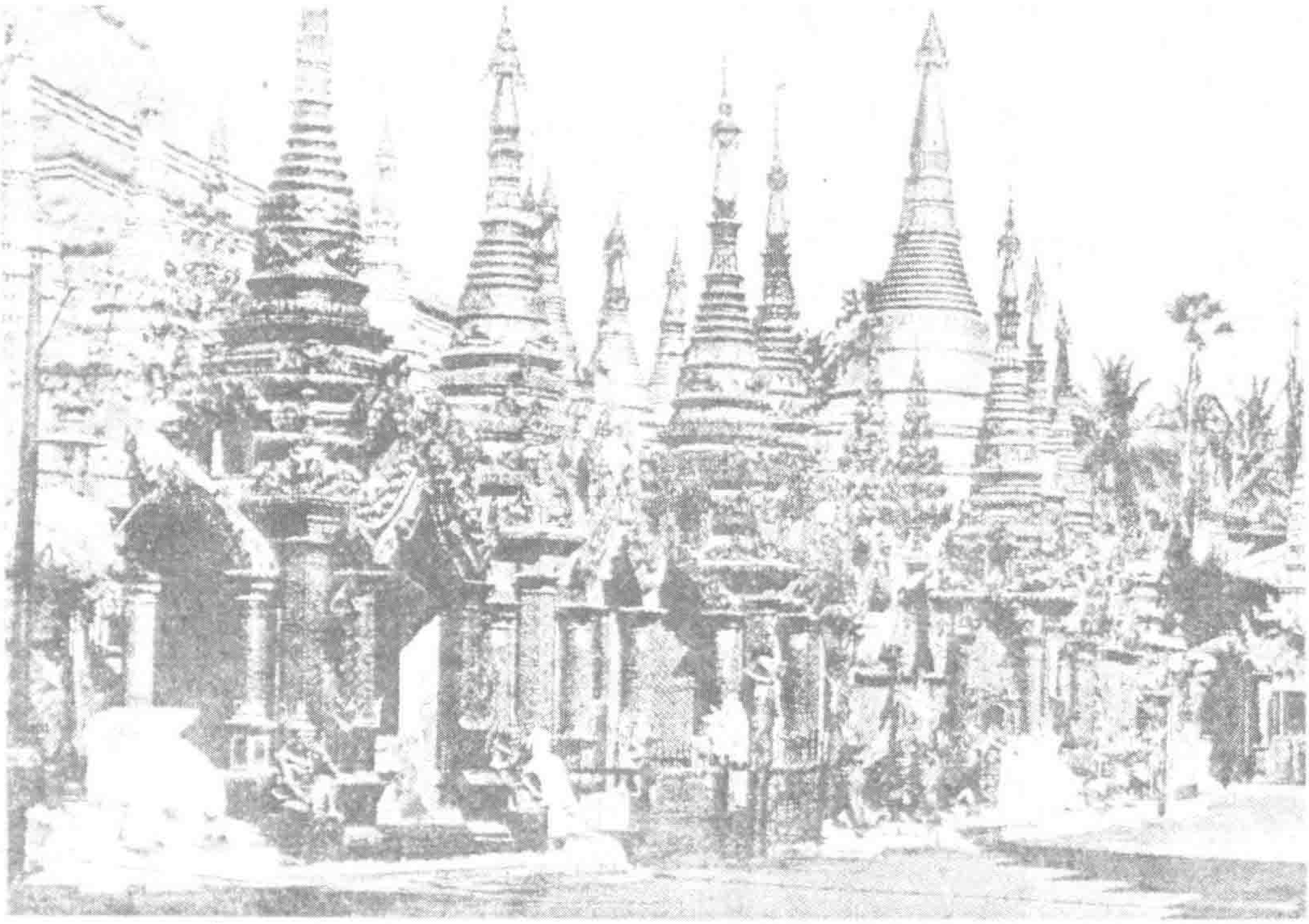
馬來利亞症，血斑症，痢疾，虎列拉這些熱帶流行病，本是數世紀前熱帶居民安之若命的；也正是不適於白人移殖的一道「黴菌的壕塹。」却先後給賴浮倫 Laveran 孟孫 Manson 巴斯德 Pasteur 等衝破這道陣線。物質設備，逐步改進，給白種人以殖民的保障。同時土人和移殖在先的華人，也享受了些不納費的「人壽保險。」

本篇擬供給讀者以南洋各地氣候的詳細狀況，一方面獻給研究南洋地理的人以氣象方面正確的事實，使一般人對於南洋的氣象有進一步的認識。先從和我國西南毗連的先代藩屬地處亞熱帶的緬甸說起。

溫度——緬甸地跨北回歸線，南起北緯十度，北迄北緯二十八度。大部處在熱帶。每年一月十二月最涼，三四月最熱。茲舉境內各地一月及七月平均氣溫如左：

地名	緯度	平均溫度 一月	七月
瓦城（蠻德勒）	北緯二十二度	華氏七〇・五	八六・七
仰光	北緯十七度	七六・七	八〇・六

四五—四二三



緬甸仰光大金塔

八莫	北緯二十四度	六二·四	八一·五
孟瓦	北緯二十二度	六九·七	八六·八
眉苗	北緯二十三度	五五·一	七一·四

眉苗最涼，常爲西人避暑之所；彷彿似廬山牯嶺。一月內仰光較暖。上緬甸及高原地帶有初冬氣象。蓋高地每距海面三百呎，氣溫卽降低一度；緬甸境內除近海一帶及中部俱平原外，東西北三面都是山嶺，氣溫當然比平原低些。

更以瓦城仰光兩處逐月氣溫升降來說，可以看出仰光常年溫度高低相差不過十度，全屬熱帶氣候。瓦城雖同在熱帶圈內，然常年溫度差數約二十度，已類似溫帶氣候。且四月氣溫常升至九十度以上，炎熱爲下緬甸所罕有，也彷彿像溫帶的盛夏一樣。（實際正熱帶上熱的時候，也沒有溫帶上的熱天這麼悶人。）

雨量——緬甸境內每年分乾濕兩季。——這在南洋各地可說是普遍的情形，不過有些地方，分得不很顯著。——雨季之中晴日少而雨日多，晴季之中降雨甚鮮。六月至九月爲濕季，十月至翌年五月爲乾季。雨量最豐者爲西海岸及北部山嶺一帶地。其次爲中部伊洛窪底江流域一帶平原。中央高原地號稱「乾帶」，有幾處泥深數寸，幾類沙漠。

緬甸以產米著稱。緬人種稻，全靠濕季中連月降雨，不須人力

灌溉。迨雨季終止而稻也成熟了。這眞所謂「天賦膏腴之區」了！

以勃生爲例，（Bassein 與仰光同緯度近海口。）全年逐月雨量如下：（雨量以英寸爲單位。）

月份	雨量	月份	雨量
一	〇・一二	七	二五
二	〇・二三	八	二二・四
三	〇・一七	九	二〇
四	一・〇六	十	八
五	一一・〇〇	十一	四
六	二三	十二	〇・三

用圖線表來指示緬甸各地常年逐月的雨量，大概可以分成三個等級：北部的瓦城密之那雨量較少，差數較平，彷彿類似溫帶。仰光，東姑八莫等地次之；下緬甸的土瓦，亞克雅貝，毛淡棉等地雨量最足，差數最大；可以顯示出那些熱帶地域的特殊現象。

風——仰光當乾季午後，常有強烈之和風吹拂，至日薄崦嵫而風勢亦息。此風係自馬達般灣海面吹來。

緬甸雨季之成，由於印度洋西南季風輸送濕氣於境內。蓋自夏至以後，太陽直射北半球溫帶區域，中央亞細亞一帶形成炎熱之夏季。印度洋面之空氣反較涼爽，故西南季風吹向亞洲東南部，而印度緬甸首當其衝；恰似長江流域受東南洋面輸送之濕度而成黃梅雨也。

當乾季時，太陽直射赤道。北半球亞洲大陸，已入寒冷之冬季。北方寒風代西南季風而直向南吹；以地球之自轉，風向變而爲東北。惟在緬甸境內，則以山嶺之形勢，多爲正北風。以大陸空氣乾燥而寒冷，故當乾季初期，（十二月及一月）氣溫最低。此時仰光可穿夾衣，瓦城可御棉服。過此以往，太陽漸漸北移，晴天萬里，驕陽熇熇，寒暑表常至百度，爲正熱帶所罕見。



西北遊蹤

志俠

記者曾於民國十二年，應北京東方時報社長辛博森及總經理史俊民先生之約，擔任駐秦記者。由平赴陝，途經洛陽，時該地為吳佩孚將軍練兵根據地。洛陽東枕嵩高，北面黃河，四週險固，為歷代兵家所必爭之地。自隴海鐵路貫平漢經此，交通益便，形勢亦愈見重要。城北有邙山，多東漢將相帝王之陵墓。城北五里，有司馬懿墓。城東有白馬寺，為漢明帝時佛教東行之嚆矢，殿宇弘闊，佛像莊嚴，乃中國第一古剎。

城南十二里，有關林者，關壯繆公之首級墓在焉。再南行八里，有龍門山石壁，峭立如闕，伊水流其間，亦稱伊闕。東山為香山寺，係石鑿而成，西崖多石佛像，號稱龍門千佛巖，大者有十二丈高之佛像，小者寸許，又多碑銘，皆晉魏碑跡，刻鏤精美，依賴錘碑帖生活者數百家。民國三年，白狼西竄經此，摧毀甚多，洵可惜也。惟其中之十二丈高大石佛像未損，尚屬不幸中之大幸耳。當時白狼曾與袁部陸軍第八混成旅徐占鳳部下交鋒，結果徐部死傷一千餘人，後經毅軍方部馳援解圍，白狼西竄陝甘。足見該地勢之險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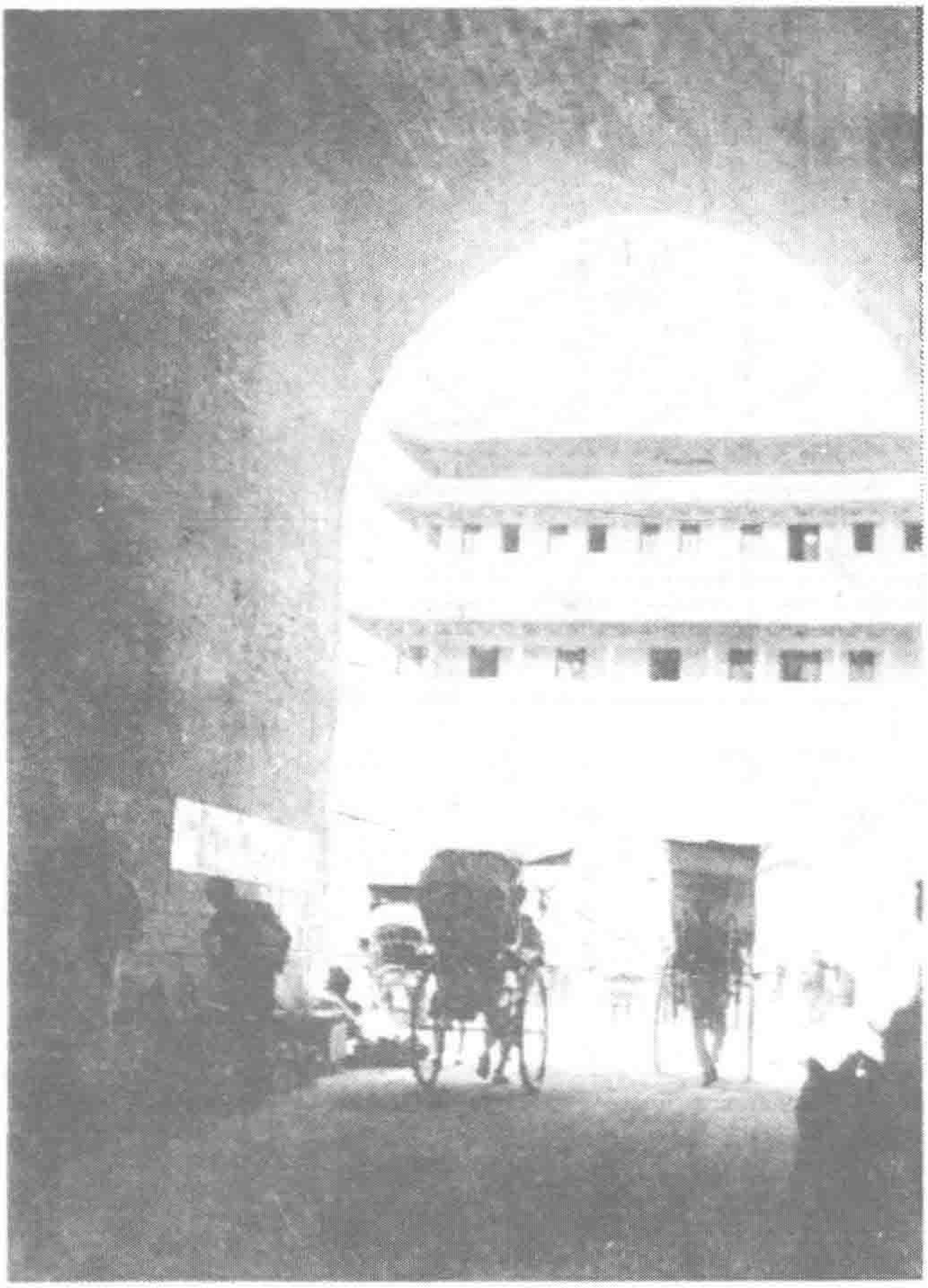


洛陽關林

四五—四二七

再西行，經陝州抵函谷關，其地多在澗谷之中，深險爲函關塞有二：一在新安縣城東，爲漢函谷；一在靈寶縣爲秦函谷關。關城各嵌兩山間，以石砌成，苔痕腐朽，古色斑蒼，雉堞久已坍塌，僅谷東遺跡尚見。

自崤山西迄潼關二百五十里間，兩山矗立，道路逼窄，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轡，交通不便，無過於此。今隴海鐵路已達秦西寶雞，舒暢多矣。



西安城廊

再西行，過潼關華山至臨潼，地介西安與渭南間；北臨潼水，南負驪山，城南驪山麓，有唐之華清宮（即楊貴妃池）故址，風景絕佳，內有溫泉，澄淸澈底，中外人士爭就浴焉。山之東，即秦始皇陵，繚以圍牆，猶可弔訪。西有坑儒谷，即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地。城東有鴻門堡，即楚霸王宴漢劉邦之所也。

更西行四十里，抵西安，即陝省會也。地勢險要，自周都鎬京，秦都咸陽，而後西漢，後周隋唐諸代，皆建都於此，約計千餘年，爲我國五大都之一，宮室園林之美，史不絕書，如秦之阿房宮，漢之未央宮，均極一時之盛，今則僅留遺跡，徒供後人憑弔耳。

城爲隋唐遺址，周圍四十里，城建於唐代，由尉遲敬德監工，工程浩大及美麗，可與北平媲美。城池共分五大區，即東，西，南，北及東關區。東北區舊爲滿洲城，辛亥一炬，皆爲焦土，惟城牆仍在，後經歷任督軍如陳樹藩，馮玉祥，劉鎮華，吳新田，孫岳等屢事增修，爲督署址。西北區俗名回城，爲回教徒集中地。全省人口約一千一百八十餘萬人，省會人口佔三十餘萬人。

遊客與食宿供應

余貴棠

「西國大員之賦皇華持絳節者，星軺戾止，輒稅駕飯店中。所謂飯店者，華樓傑閣，高大巍峨，列鼎鳴鐘，無異巨家閥閱……飯間列長桌數十，每桌長可容十人，膳時搖鈴為號，膳畢亦然，夜間燈火輝煌，髣髴城開不夜……」

——黃式權淞南夢影錄

一

遊客之蒞臨與否，往往繫於交通設備之利便，而其逗留時日之久暫，則大抵依據食宿供應之情形為條件。各遊客輸入國於旅館食堂多作積極之佈置，期以對方良好之印象，展延其逗留之時期，瑞士為遊覽事業高度發展之國，亦為旅館事業高度發展之國，是其顯例。食宿供應之能否符合遊客之需要，可以其容額（量）及程度（質）而點定之。容額不足，事實上當不能大量招致遊客，而程度不及，則遊客感覺不舒，亦勢無長期逗留之可能。日本於旅館建設頗為努力，就中「海濱旅館」「觀光旅館」各所，政府所予資金之助力尤多，一九三九年第二回東亞觀光會議日本旅館協會代表發言，謂日本朝鮮及南滿洲鐵道會社所設洋式旅館有房間六千個，可容客一萬人。據旅館業估計，我國洋式旅館容客額大致不逾二千人（內上海一千），尤如中國旅行社前社長陳湘濤氏所云：

「……彼歐美遊歷團體，既不乏才情卓越之士，亦豈不欲深入內地，多所涉獵？徒以內地設備未週，飲饌棲息，難以駐足，惟有望而却步耳。茲以近事言之，杭之西湖，山水明媚，無殊瑞士，歐美士女，夙所稔知。昨歲昌興鉅輪（民國二十三年）載遊歷團來華，為數四百餘人，事先杭州趙市長志游寓書於余，願以市府名義，邀致該團作杭州之遊，余即以斯意達之昌興，孰意昌興之亟謀解決者在於食宿，蓋杭州實無此鉅大之旅舍，足以容此四百餘賓客也。……」（旅行雜誌九卷九號中國旅行社創設招待所之旨趣。）

至於程度之不同，日本和式旅館之改進可供參考。其改進之方式，如設備之補充（浴室便所，）侍役之訓練（進入房間前輕敲房門之習慣，）飲饌之準備（茶點及洋式烹飪）等煞費苦心，然并

四五—四三一

上萬壽藏氏尚云：

「以和式旅館爲洋式旅館之代僅係洋式旅館不足容留時次善之方策，決非最善之方策。」觀光學讀本第三篇第二章

遊客爲意在遊娛之來客其供應必須達於理想之舒適標準，而不僅以能敷應用爲已足也。

二

進言之，供應之效率不徒有賴各個旅館之本身，尤藉於多數旅館之聯繫，蓋遊客之所經歷，大都不僅以一二名勝地區爲限，各大都市及交通要衝，凡可供駐足之所，應悉有現代式旅館之服務。遊客於出行之先，恆須確知其經行及到達各點之旅館設備，並預定所需之房位，及匡計所涉之費用，則所欲問詢之對象，輒非某個特殊之旅館，而爲某一路綫或整個地區內旅館之全體。故雖自由企業發達之國，亦均有「旅館業協會」之組織。瑞士之巴塞爾設有旅館業者協會中央事務所 Office Central de l'Association Suisse des Propriétaires Hôteliers，答覆瑞士境內一切關於旅館及遊覽之問詢，並以德法文刊佈旅館週刊一種，又在洛桑設有旅館學校（創立於一八九三年）分旅館管理及烹飪等科。美國之旅館協會於一九三九年（按即遊美爲先年 See America First Year）六月十一至十七日舉行全國旅館週 National Hotel Week，對民衆宣傳旅館業在社會經濟及公民生活中所佔之地位。其緣起以旅館全業之榮枯本於旅客往來之多寡，故宣傳工作應以整個區域爲範圍，而以整個民衆爲對象。

徵諸事實，食宿供應與遊覽事業關係既切，各國遊覽中心組織於旅館業莫不表示深切之注意。例如比利時之國立遊覽局對國內旅館實施監督，凡不合相當標準者均不得援用『大旅館』（Hotel）之名稱，又館內房價膳價均須公開標示，並不得任意增加，其經過該局審核認爲合格之旅館，得陳列該局制定之「鷹隼」標記。法國政府於一九三七年六月七日，頒佈旅館營業法，責分旅館及公寓主人或經理人公開標示其價目，此項價目須經官方全國遊覽溫泉療養事業總署控制下之地方委員會核定，除呈請官方准予變更外，不得擅加。其核定辦法謂之 Homologation，經過核定之旅館謂之"H" Hotel，分爲四等。核定旅館之徽記，除中列紅色之"Commissariat General au Tourisme"字樣及『H』字樣外，以藍色星形爲分等之標準，設備豪華之最高級旅館有四個藍星，次高級旅館有三個藍星，中級旅館有二個藍星，普通旅館則僅有一個藍星。又旅館年鑑 Annuaire des Hotels Pensions de famille et hotels meubles de tourisme, a

prix homologués 亦以核定旅館爲範圍，非經核定之旅館不予登記。

德意兩國以特殊政治制度之關係，經濟統制最爲嚴密，故旅館食堂之取費亦得出以劃一之方式。德國之中歐旅行社及食堂旅館業經濟集團 Wirschaftsgruppe Gastatten und Beherbergungsewerbe合發旅館劵一種，以一宿兩餐爲一個單位。一次購劵至少五紙，持劵者不論寓居何處旅館，作一日之勾留時，亦得與長期旅客同受減價之優待。意大利之旅館劵係由全國旅館遊覽聯盟 Federazione Nazionale Fascista Alberghi e Turismo發行，旅客須在入國前向遊覽經理處購妥，駛向本國口岸之意大利船舶，及意大利全國遊覽事業協會之邊境或港口事務所亦有出售，惟已達國內後則無法可以購取。該項票劵得適用於上述聯盟之任何會員旅館，分爲五種，甲種用於最高級旅館，戊種用於普通旅館，每種又分四式，第一式全天食宿，附有浴室，第二式半天食宿附有浴室，第三式全天食宿，不附浴室；第四式半天食宿，不附浴室。每次購劵至少五紙，未經用罄者得於發行一年內請求退款，但須扣除少數手續費。如持有甲種劵而因不敷容納改住乙種旅館時，得請求退還多繳之劵價；如持有乙種劵而改住甲種旅館時，亦得臨時補繳不足之劵價。又持有聯盟旅館劵者，得領取特別優待證，憑證購買博物院美術館之入場劵，照價七折，購買鐵路票及湖區輪船票，亦另有優待辦法。以上殆爲職業集團集中組織下僅有之現象，自不足普遍適用於各國。

日本國營旅行社發行之旅館劵，其主旨在使持有人寓居和式旅館時免付額外費用（和式旅館原有「茶代」制，寓客須照定價另給百分之十至三十之小費交侍女轉給主人，但目下已逐漸廢止）尙非嚴格之統制。

蘇聯之國營旅行社辦有旅館多所，專供外國遊客居住，則爲極端之事例。

三

更進言之：遊覽與食宿事實上可爲更密切之聯繫，尤如遊覽中心地點之旅館，輒有便利遊憩特殊之設施。近代旅館之發展，可分爲商業旅館及休假旅館（Commercial Hotel, Resort Hotel）兩大系統，後者之發展實與遊覽事業處於平行之地位。加拿大太平洋鐵道公司所設之彭夫溫泉旅館 Banff Springs Hotel 位於落機山區風景勝地，除設有硫質溫泉遊泳池及十八孔曲棍球場外，並常駐乘馬遊覽及登山遊覽之嚮導人員。夏令遊客麕集，該館附近且爲印第安人集會場地，土民分御各部落服裝，

表演遊藝，頗足娛人心目；冬令各項運動競賽節目，吸引遊客，尤多魅力。瑞士旅館內合醫藥設備者殊多，此項療養院式之旅館，食宿供應，備極精美，而兼作醫療服務，務使寓客身心上感覺最高度之舒適，對於需要變換環境之精神疾患及需要理學治療之痼性疾患，克收完美之效果。例如各地旅館之名稱，有云公園旅館，溫泉旅館（Hotel kurhaus）有云旅館診療所，公寓診療所（Hotel-clinique, Pension-clinique）尤如診療所之名稱，有「勝地」Beaulieu「美景」Bellevue「春季」Printemps「阿爾卑斯山之玫瑰」La Rose des Alpes 等字樣，亦為遊覽與食宿聯繫之一例。

又歐美各國多有特闢景物清幽之地區，供公衆遊覽之用者，如國立公園，州立公園，公有林苑等。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三日紐約泰晤時報所載之紐約州卡茲基爾山林苑地帶，經州政府資源保存局整理，堪為公衆露營及停車之場所。每一區域備有小型木屋，自來水管，厠所，野餐用桌椅及燃燒用木柴，僅北湖一區，即可容納五百人，其近處兼有浴場，野外劇場之設備，而山徑甚多，涉足者可逕二千英尺以上之高崗作遠眺，計一九四〇年遊人共四萬六千餘名，來自國內四十州及國外八國。管理員曰「余每見紐約或其他都市之來客，預計僅作一二日之勾留者，淹留至二星期始去。」蓋久作機械生活者，反以一時之「回歸自然」為可樂，夏日去邑就野，暑氣盡消，露營者為數尤夥，往往客觀上簡單之設備，主觀上仍可博高度之快適。惟此為偪近都市處特有之景象，至一般情形，美國各地以汽車遊覽最為盛行，凡名勝地區之公路，相當地點多有餐室及旅館之設置，其內容或華麗堂皇，或因陋就簡，大率以遊娛之利便而定，例如通常所稱 Hotel accommodation 及 Housekeeping accommodation 二類，前者之食宿供應如旅館，概由經理人為之，後者之食宿供應如露營，經理人僅予留宿人以必要之輔助，所謂 Auto court, Motor Park, Club-resort, Mountain Lodge 等大致以後者為多。然其間亦須有衞生設備，汽車間，甚至無線電，游泳池，熱水汀，淋浴及盆浴，煮物用煤氣，烹飪用具，存儲食物冰箱等，以滿足高程度生活之需要，究非簡陋之宿舍所可比擬。

四

其次美國西部有所謂「牧場寄寓」Dude Ranching 者，為食宿供應變體之一例。美洲大陸中部平原為農業區域，其迤西一帶鄰近落機山區，地勢攲斜，不宜墾種，則為歷史上著名之畜牧場地。距今四十餘年前，東部人士或為居停主人所邀致，旅居其間，

緣是置身於川原曠衍之區，頗得蕩滌胸襟之趣，馳馬遠足，身心俱泰，及返抵故鄉，於西部牧場生活力事宣揚，嗣牧場主人有專闢客室以供遊憩者，遂爲寄寓制度之濫觴。今西南牧場寓所設備，且有房間百數，舒適程度不亞於各大都市之旅館，惟大致位於荒徼僻壤，風物幽清之地帶，兼有馳馬垂釣之利便。又食宿供應之切合徒步旅行或自行車旅行者，復有青年宿舍之制度（英語 Youth Hostels，法語 Auberges de jeunesse，德語 Jugendherbergen，日語青年宿泊所）此項宿舍設備較爲簡陋，炊事概由旅行者自理，留宿一日，并須負灑掃之責，寄宿者不限青年，惟須遵守某種規則，例如限時就寢，及不得在一舍內連續寄寓多日，又入宿舍時應備會證或相當證明。其制原爲一九〇七年德國希爾曼所創立，厥後風行歐陸，各國皆有協會之組織，及相互承認會證之辦法，一九三五年經美國彷行，發展亦極迅速。但以上爲特殊之事例，當不足與外國遊客之一般誘致方策相並論。

五

食宿供應中有須特加注意者，爲食物之選料與烹飪。法國遊覽溫泉療養事業推廣中心之宣傳品有云「法國爲遊覽之勝地，然苟無適口之餚饌，則亦無快意之遊覽」La France est nn grand pays de tourisme parce qu'il n'y a pas de veritable tourisme sans gastronomie。國內各地復有「老饕俱樂部」Clubs gastronomiques 多處，其烹調著稱世界，不啻爲誘致遊客重要資源之一端。各國食物名產，如法國之酒，瑞士之乳酪，意大利之通心粉，亦猶西湖之蓴，松江之鱸，所以增助遊興，良非淺鮮。我國食品如茶蔬類之大豆製品，及竹筍果物類之荔枝蓮實，不特其原料爲本國所豐產，其烹飪技術亦我國廚師所夙擅，而揆之近代營養科學，且有極高之價值（參攷別發洋行出版中國之食物及其調製，利特博士 B. E. Read 序文）是則宣傳與招待時應謀適切之利用，以力求國外遊客之認識者也。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為强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粵滬港漢滇
宏興大藥房

歐美采風記（四六）

沁明女士

在海外度新年之點綴

二月十一日（年初一） 修去校上課，我在家練琴；晚上在中山樓宴請太古洋行的董事司各脫先生和夫人（Mr. & Mrs. John Scott）巴先生和太太，並幾位湖南同鄉；其中有黃少谷君夫婦和大使館的吳君。司各脫君雖然以經商為業，却是一位溫文爾雅的眞正英國紳士，他的家庭環境同他所受的敎育使他的修養和別的商人絕對不同；金錢雖然是生活上的必需品，牠的功用也無非是叫人足以溫飽衣食足而後能從事於比較有意義的事情，所謂"To live wisely and well."看上去極簡單，其實是無上的藝術；巴太太找了半天才找着地方，幾位湖南同鄉究竟豪爽成性，都能不十分拘泥；其中有一位大漢和他的房東約定今晚要熱水洗澡，所以不得不按時先走，免得犧牲幾便士的煤氣錢，在他想理由很正當，可是在我們想來，不成其為理由，又何況沐浴盥洗的私事，如何能在大衆場所公然舉出呢？

二月十二日 晚上到司格拉（Scala）戲院去看米特蘭銀行（Midland Bank）職員的業餘戲劇團公演「新月」小歌劇，雨雖下得很大，人依然擠滿了；業餘的團體而能舉行如此盛大的公演，自屬不易，入座劵非賣品，須具理由去函索，表演的上自樂隊指導下至跳足尖舞的少女，沒一個不是「阿美脫」（amateur），其中還有白髮老者在樂隊內用足精神拉大提琴，「新月」（"New Moon"）是齣熱鬧戲，裏面足可以安插兩三百個演員，不過演劇的技藝，業餘的當然不及職業的，固不能用平時批評的眼光來視之，有時候可是眞替他們躭心，我怕那個漲紅了臉在唱的大塊頭會氣絕倒地，也怕那舞蹈的男角將女角高高舉起時，會兩人跌交蹿在一團。有時候跳舞的女子隊伍腿硬腰呆，動作近於諷刺舞，甚為滑稽，然而他們的精神，却大可佩服。

二月十三日 近來左君晚上睡不着，今晨修替他買些安眠藥送去，本約好吳君下午同去看足球，七點鐘回來說並未去看，却在左君處坐了一下午陪他，患精神衰弱的人眞可憐。

聽得傭人在門外大笑，我覺得有些詫異，出去一看，原因是昨日房東彭女士下鄉去「沉思」去了，說定今晚返來，並且約好朋友六點鐘來訪，現在打電話回來，說已趕脫了末班車，今晚不能到。據傭人說她的習慣照例總要脫一次車，坐下一班車，女僕知之有素，所以大笑。

晚上去茅伯笙君處吃飯，菜是紅燒鴨，紅燒牛肉，清燉鷄，春卷等等，無異一桌酒席。可惜在國外的留學生全變了窮肚皮，不能多吃油膩了，只好約束着。朱君帶去兩瓶酒，再加茅君自備的，喝得精光，茅君興至大談上海掌故，末了又大談其鬼，眞嚇人。

外國的內庭供奉——專在皇室和元首宮闈獻藝的名歌唱家

二月十四日（星期日） 天氣很好，到海德公園去走走，裏面人很多，大家穿着星期日的服裝，男男女女，悠然自得。騎馬道上，士女們馳騁着各顯身手，小孩子騎着小馬也追隨在大人之後。我們沿着河一直走到堪新吞公園，划船的，喂鳥的，各自尋樂，連小麻雀也快活得在淺水內亂蹦亂跳。狗非但能同人一樣的逛公園，並且能在河內泅水玩耍。我們走乏了，便跳上一輛三十三號的公共汽車，買到盡頭的車票，隨牠走到那裏。坐在上層很可以賞玩沿途的市景。車子一直往東到了東倫敦，街道狹小，路上遺棄着破紙菜葉，房屋污穢，樓窗上掛滿了洗晒的衣服，婦女們穿得欠齊整，小孩們在街上踢皮球玩耍。男子們帶了帽子，啣了香烟在街的角落裏三五成羣的談天，或陪着女友散步。街頭巷尾有時聚着一大堆的人，其中一人大聲演講着，大概是某某黨的宣傳員，利用他言論自由的權利，在發表什麼意見。我們看到不少的貧民窟，再換別的車回城，到雎東樓吃夜飯，飯後回家。

二月十八日 晚上請施大夫吃飯，飯後去聽世界聞名的俄國低音歌唱家（Bass）



這是 Hamlet 中的一幕，由 Cherry Cottrell 飾 Ophelia; George Howe 飾 Polonius; Francis Sullivan 飾 Claudius; Dorothy Dix 飾 Gortrude; Robert Newton 飾 Horatio; Marius Goring 飾 Player King; Stuart Burge 飾 Player Queen; 尤以 Lawrence Olivier 所飾 Hamlet 一角最哄動一時，此景爲介紹龔紹葛的被殺至宮庭內的神情。

夏里阿彬(Chaliapine)的奏演。夏氏年事已高，可是紅紅的面色，衷氣非常充足，手上帶了兩隻大鑽戒答謝聽衆的鼓掌，常歡喜拱手作揖，但見鑽戒烱爍有光。他一部歌譜選（英文名稱 repertoire）凡一百二十餘曲，全部印在節目單上，他想唱那隻，臨時報告，他還要對琴譜仔細端詳一回才開始唱，所以躭擱的時間較多；他的藝術當然獨樹一幟，無可指摘，久享盛譽，年邁的紅藝人，倚老賣老，聽衆們也始終只有崇拜和擁戴的份兒。天才是世界上最可寶貴的天賦，我們這些凡俗的人該怎樣的洗滌才是呢？唱歌的節目中夾着一小段鋼琴獨奏，使歌喉得個機會休息，可是人人都是爲聽唱歌而來，竟沒人欣賞鋼琴，雖然奏者也是一位名家，却那裏比得上宿將？尤其是那些專爲慕名而來的，他們不辨音樂本身的好壞，所以當鋼琴演奏時，自由行動，擾亂秩序，氣得彈奏的人面孔鐵青，索性停住不彈，將兩手插在胸脯上，坐在琴面前發楞。弗使坐在高樓上便宜座中的眞內行領略，惹得他們生了氣，噓聲大作，並頻頻以足踏步，震得樓梯板一片響，像是快塌下來似的。但是闊人們依舊大模大樣的置之不理，幾乎鬧得不歡而散。結果總算是彈者屈服了，耐着性子勉强的繼續下去，聽音樂的人們，對於一位藝術家崇拜到一再的鼓掌不歇，對於另一位音樂家則如此無禮，在最文雅的場所而表現出最卑鄙的態度來，十足代表人類不公平的天性。

二月二十日　下午一時半在「老維克」（Old Vic.）看勞倫斯沃立維（Laurence Olivier）主演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漢姆萊脫」（Hamlet）。這劇甚長，絕少全部演出，所以直到六時才做完；莎翁的時代，演戲並不用佈景，今日的舞台也只用素色的幕做背景，略加幾種大道具而已。不像近代戲劇的考究逼眞，我們看慣中國舊劇的，對於這一點很能同情諒解。這齣戲的主角極其吃重，莎翁所有的劇本裏面也以漢姆萊脫這個角色爲最難做，然而沃立維的聲調表情及種種技能，在在都能不用十分吃力而從容的表演出漢姆萊脫的個性來，殊非易事。很長的劇本而觀衆始終不覺困倦，誠然是齣好戲。

張思旅君在中華協會請吃夜飯，張君很能幹，自己做的烤鷄和生菜等，不亞名廚手筆，大家談談笑笑，至半夜始回。

二月二十三日　在校中接得美國某印書局的來函，信中說編輯先生從雜誌中見到我寫的散文，問我若是有寫好成本的書籍，擬圖出版，請先將文稿寄給我們一看，足見他們營業的發達，留意新的材料，不惜輾轉的探聽，寫信到國外去找，尤證明他們主持書務的編輯目光精密。

修爲左君要動身回國的事，忙了幾天，至此告一段落。

宵遁

葉勁風

這時全圍六個大營帳的人都騷動起來了：熄去的燈火重新又發出朦昏昏的紅光，映到帳棚外面。靠西北邊一排十來個小帳，全住的高級職員，暫時沒有驚動，也沒有燈火。我同老邱，因酒的過分的刺戟，還在小土堆的斜坡上伸開四肢朝天躺着，信口胡撩。八月初頭，雖是遠在塞北，還不怎麼冷，可也不熱，好在地土乾燥，更不用躭心受潮溼。就這麼躺在地上，覺得怪舒服，老邱還把胸脯敞開着哩。

「四爺……四爺！……」

一聲比一聲緊，尖銳的童音刺破了這死一般的沉寂。

「別嚷！……嚷什麼？……」一個粗壯的沙嗓子威喝着。

「老四，小鬼在找你啦，打個唿哨給他罷。」老邱帶着酒鼾喃着。

「沒那麼大氣力。」

「瞧，大帳都點上火了，不是發生了玩意兒那才怪……快十點了，不是嗎？……」老邱抬起腿來對大帳劃了一橫。

「天塌下來也管我不着……」

「嗯？……天塌下來倒也罷了，……不要是冰冷的那一位……」

「噓！……」我像觸了電似的立刻坐起來打了一個唿哨。

「哈哈！」邱得意了。「怎麼樣？不是沒那麼大氣力的嗎？……這氣力打哪兒來的？……」

我想起筠來了。也許是筠叫我去說話？可是她那座小帳的燈光早沒了，不見得她還沒睡哩。

我剛想再打唿哨，聽得老遠的脚步登登登向我們這裏跑了來；知道小伍已經得到我的特殊信號了。

× × × ×

我們一行是十一個人，老邱同我是正副隊長，另外兩位醫生，五個看護，兩個雜役。到張家口的時候，碰着北平派來一隊人，也有兩個外國大夫，三個護士，五個雜役；小伍，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也算一名；另有十二名軍官湊出來的衞生隊，也帶着槍彈，以便保衞。這裏，我出乎意外的碰見了筠，三個護士之一。因為沒有女傭，小伍就侍候她，聽她使喚。

她是那麼固執：七年前被派到溫戈華去實習；兩年實習完畢，向醫院請半年假跑到紐約去逛。就在紐約一住三年，把護士長的位置讓別人幹着。最後的消息，是失了戀跑回國來。我寫過幾封航

四五—四四一

空加快的信到各處去探問，始終沒得她一個字回音。我知道她的脾氣，所以祇得放下了這片心事。

她比較七年之前更冷酷了，眞像一塊上了霜的冰。

「咦！……筠——……」希奇之中我還感覺到十二分的驚詫。

我們這一次的遠征都是拿性命捏在手上的；到了地點，隨時都有喪生的可能。我還記得我當初接到通知書上面的幾句話：

「……保康以北，一百四十餘里之內，死亡枕藉。據調查所得，疫鼠係由外蒙沙漠中侵入。疫之中心想在都爾馬。自發生黑死疫後，鼠羣皆南奔，如狂風驟雨，白日成羣結隊，招搖過市，見人嚙人，見物嚙物。保北雖人口不繁，然鼠羣所過，全村爲墟。幸有未死於疫者，亦無力與鼠鬥，終且不免膏鼠吻矣，言之可怖可慘……足下既懷仁勇，承許前往，作撲滅工作，固屬悲天憫人，宅心慈祥，吉人自有天相，固無待言，然亦宜充分準備一切，以免意外犧牲……」

自從筠拒絕我的友誼以後，我這光蛋一個，什麼冒險的玩意，我都求之不得，何況這種有益人類的勾當。我想即使不幸，把一條性命玩掉了，較之跳樓投海，不是有意義得多麼？老邱他吃了這碗「當值大夫」的飯，一經徵調，自然是義不容辭。幸而經費充足，器械設備，及一切應用人力物力，都不成問題；因此大家暢暢快快的上路了。可是萬沒想到筠，一個花一般嬌弱的人，也參與了這危險的遠征局面中，眞是夢想不到哩。

「怎麼也來……」我想問她怎的也來冒險，受這一趟形容不出的辛苦。可是話沒說完，立刻感覺到怕傷了她男女平等的尊嚴，所以把上半句話咽下了。然又不能不滿足我的好奇心：

「怎麼只你一人，別的女同志一個也沒有麼？」

「只有我同辛琦倆。」她眼皮搭拉着，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可是不到懷來她就病了……退回北平去了……」

「辛琦……她……她還在××醫院麼？……怎麼上年我寫信給她，求她替我轉交一封信……她回信也不給我一個？」

「她病好了，還要趕來的，你當面問她不好嗎？……」

「哦！……對不起！」我碰了這一軟釘子，知道她快生氣了。我有許多話要從她那裏找一個下落，決不能讓她一見面就生氣。

她的風姿，較之七年之前，只覺得更富麗些；活潑，却不是輕佻；鮮艷，却不是妖冶。那嫵媚的情調，雖因過於冷靜，弄得有些嚴酷似的，然並不怎樣令人覺得。尤其是那銀鈴似的甜嗓音，拖長的語調，一口北平的咪兒，夾着一絲絲長白山的硬底子，自有一種吸人的魔力。

她瞧見我先是那麼冒失，立刻又向她道歉，嘴角上不由的掛

四五—四四二

下一絲的笑意，兩顆小酒渦剛露一點滴圓的圓影子，霎時又消沒了。我以為她總會敷衍我一兩句久別重逢的客氣話，誰知相對有傾，她仍是那麽沉默着然又沒有打發我走的表示。可是我却忍不住了。

「路上辛苦得很？……」

「沒什麽。」薄薄的嘴唇又閉上了，雖然那麽甜甜的。

「沒帶老媽子？……」

「誰肯來……任是多給錢？」她似乎有些感嘆。

「假使我能去找一個……就在這口北？」

「不必，謝謝……小伍那孩子還可以聽使喚……」

「他是醫院用的？」

「可以那麽說……同辛琦沾着些親戚。」

「哦，那就很好。……可是，那孩子不害怕嗎？像這種苦……也十分危險的玩意兒？」

「我也不覺得什麽危險哪，……況且死生有命，不是嗎？」

我沒敢提起任何有關係的問題；預算這一次，只要兩個人都不染上鼠疫大約總有這麽三兩月的機會在一起天天可以見面，何必急在一時？

從這裏，由當地一軍政商各界代表招拂着，雇了相當充分的騾車，駝馬，人伙等等，又上了路。浩浩蕩蕩一長行，照着公路向康保走着。沿路大小站都有人幫忙他們知道我們的使命。萬一沒有我們這樣的遠征隊，迎頭撲上去那鼠疫來了，却是不好打發哩。

過了康保，我們接着前線的報告，知道鼠孽的來勢，就捨了公路，向荒原的幾處孤村迎上去。鼠孽這東西眞可惡，專向有人烟的地方一路蔓延而來。

這時候我們已經到了人鼠接觸的地段——多爾烏寨，當地土人喚做烏屯。按報告的地圖看來，知道這烏屯朝北的東北，西三面扇面一般排着大大小小的一些村落。烏屯最吃重。要是在這裏把鼠勢堵住，朝南一帶沿公路的各城鎮連北平在內，都可平安。否則恐怕都要弄得不堪設想哩。因為這眞性的鼠疫，碰到愈是人類繁盛的地段，愈是蔓延的快。

我們的營帳就在烏屯北五里多路的地方。老邱有過一次經驗，所以大部分的佈置都由他規劃指揮。兩位外國大夫只能從旁補充一二小點，附帶注意本隊的衞生防疫工作。

我們的營地恰巧揀在一片盆地，約二十餘畝地大小，四面都有二丈來高沙土的小崗子圈住。沿崗的外圈，在當地各村招了三百多個工人，掘成四尺多寬一尺多深的壕溝；由張北萬全等地運來的石灰，四分之一都撒在這溝裏了。營中北邊出口的地段，蓋了

十多間單間草屋，排成方字形。凡是隊中的人出外，無論誰都得經過這防疫處由一座雛形的弔橋跨出去。比如出伐的時候每人都得經過這一間一間小房沿路脫下營中用的衣帽鞋襪換上防疫工裝——面罩連頭套手套的上衣連鞋的褲；因最怕疫鼠身上跳下來的跳蚤鑽到人身上來，那是傳染的媒介。——工畢回家在頭邊消毒之後就將這些防疫手續，又倒回頭一件一件的做畢，方才走進到營地吃喝消遣。

營地偏西北角一帶，都是低級職員人工的大營帳，東角一帶都是小營帳，中央偏北一些一帶營帳都是辦公室，貯藏室，等等。不需要的牲口等等都寄在烏屯；馬匹都在營南另外的棚帳裏。

筠的小帳棚排在小營帳的正中，我覺得她表示滿意也不禁高興。我同老邱則在極西頭，因為我們是全隊中極不守紀律的份子；喜歡喝酒高談，酒醉之後，還喜歡來幾句「南來雁」等等大聲怪叫；老邱一手胡琴雖不及梅雨田也不弱於孫佐臣哩。

第一天工作回營我同筠並馬而行，老邱殿後。我問筠覺得工作如何。

「太殘忍些，不是嗎？」她發表意見了。

「是，可也沒辦法兒啦。」我很委婉的答着。

「難得眞沒別的辦法？……唉！」

對這問題我不敢直接解釋，便回頭問着老邱：

「喂，老邱，難道除了這種辦法以外，沒有其他稍爲慈悲的法兒嗎？你瞧一晌午就圈釘了兩個村，每村大小也有五六七八家……

……」

筠接口道：「每村也不過三兩口病人咧！……」

「二位不必追問咱……五鼓天明看根芽……」他唱起西皮搖板不了。「呀！二位大人有所不知，那病躺下的雖只數人，那傳染了病菌的，不知若干，要是一一檢查，一一救治，怕不是好，在下何嘗不願積功修德，端的怕是一人未曾痊癒，那鼠疫早在你我之前，大舉南下，豈不害殺人也……」這是一段念白。

筠和我聽着，早忍不住大笑起來。只是筠還認爲不能滿意。

「一家有病，釘上一家的門，不准出入，不是夠了嗎？」東北的人說話，老是喜歡帶個問句，筠雖河北籍，可是生長在哈爾濱，當然也免不了這一套。

老邱瘋魔似的在馬上拱着手，打起戲腔道：「大人哪！……若論一家有病釘一家，你把鼠羣怎打發。……的個郎的當……」臨尾還帶胡琴過門。

筠沒辦法再問，只自言自語着，「我看太殘忍些，不是嗎？」

一連兩星期都是這一類的工作；沒有發現病人的村莊，就斂

村農幫着在村的四週洒上石灰，；畢火發現染疫的村莊就全村封閉，要不聽，就斃人，放火燒村。景像確是有些悽慘。

工餘要是時間早天氣晴朗，我有時約着筠往來烏村與大本營之間馳馬爲樂。三番兩次并馬而行的時候，我總想重提舊事，她老是很乖巧的扯談起來：「瞧這大一片荒野，蓋上這麽二尺厚的一片白雪夠多麽有意思……」「你瞧雁向南飛了，天快涼了，不是嗎？」……「這沒人管的地，怎地沒人來開墾？」……「這馬快要吃啦，讓牠跑行嗎？」……有時抿着嘴一笑，有時輕輕嘆一口氣，不找下文，有時則顰起雙眉，顯出很煩惱的樣兒。

× × × ×

這一天清早大批人馬已經一一跨過了出口的弔橋，正要動身，忽見斜刺裏一匹馬向我們這裏飛馳而來。大家看見，都有些驚訝；因這一片地段，早已斷了行人哩。那馬好駿脚步，不到幾分鐘早已到了我們面前；騎馬的是個大個兒小夥子，看看就要衝進我們人堆裏，只見他陡地將馬斜裏一帶，那馬兜了一個小圓圈，人早已跳下馬來，身段眞敏捷。

「那位老爺是邱大夫？」他帶着馬喘着氣問。

人往前一擁，將小夥子圈在當中。

「敵人是打豐鎮趕來的，到張家口求到一封信……」

原來他新定不久的未婚妻，正住在這疫癘區城的李莊中，放心不下，他聽人說這裏在施行除疫工作，特地到張家口弄了一封介紹信，想到李莊去探瞧一下。

「李莊？」老邱瞧着信突地一嚷。李莊在上兩天早釘鎖了。

筠恰巧在我身邊，只聽她自言自語的說了幾個字，沒聽明白是什麽話。那少年見提出的要求失敗，老跟在老邱身邊，不斷的求着。

「你先到烏莊去歇着，」老邱拿鬼話騙那小夥子；「這裏朝北，連官府都不讓過去，別說你吧！回頭我派一位大夫到李莊去瞧一趟，要是沒事，給你梢信。這是天大的人情咧。」

那小夥子無法，只得快快地帶着馬走了。

當天下午回到營地，筠說倦了，要去躺一會，並約我同老邱晚上吃酒。老邱聽說吃酒，瞧瞧日頭還懸得高高地，只急得搓拳磨掌，在空場上打旋子。

「老邱！」我坐在土堆的小石上喊着。

「幹嗎？」

「撩撩吧，你量過了？……」「我掬出了量溫針。這是我們每天的功課，各人懷中都備有量溫針一隻，隨時應用。

他剛想往地上坐，一口痰噗的打在一塊小石子上。「什麽？」

四五—四四五

他噪子發出逼尖的音調嚷着。我吃了一驚，往那口痰上一看，太陽光映着，見那痰上似乎有一些紅絲。——這是受了疫的現象之一。

他把量溫針抓去塞在口裏，一面看着手錶自己切脈。切了又切，眼睛睜的挺大。他大概吓着了。

「他媽的……」他又連吐了幾口痰，又匍在地上仔細瞧那小石頭上的痰接着用指頭一抹，嘻嘻的笑了起來，「哎呀……不好……了！……」用山西梆子腔，那麽高聲的嚷着。

「怎麽樣？」我仍舊很躭心的問他。

「沒有事……石頭上的紅筋子……他媽的，我說老爺怎該命短如此……」又在念戲詞兒啦！

「我說老邱。」

「何事驚慌？」

「你瞧筠怎麽那麽高興？……要酒吃。」

「女人的玩意兒，誰知道，」他直挺挺地躺下了。「況且又是這位古怪小姐的事兒……」過了好一會，他又問道：「怎麽樣，你沒問她的話？……千載一時，你要不進行，回頭咱們事兒完了，她往醫院一鑽，又得麻煩，不是嗎？」

「探過幾回口氣，她老是那麽不理會。態度上時而冷，時而熱，捉摸不定……你替我出個主意兒。」

「我瞧還是給她直上。答應不答應，一句話。縱然吹了，大丈夫何患無妻？」

傍晚我們吃酒，筠一定要聽「武家坡。」這是創有的事，我因酒蓋了臉，胆子也大了，便故意嘆了一口氣說可惜沒人給配「王寶川。」

「我來！」筠好像把這話放在口邊似的。

「當眞？」我奇怪極了；沒知道她也會唱。更不料到她竟肯唱。

「別囉嗦罷！」筠高聲嚷着。

這眞是意想之外，連老邱也呆住了。誰知就在這天晚上出了事了。

× × × ×

小伍聽見我打唿哨，跑了過來說，幾個大帳小帳都找遍了，沒見徐小姐的影兒：……

「白大夫明日一早要動身回北平去一趟，讓我問徐小姐要梢什麽不……一瞧，帳裏空的……」

問過管門和值夜的，知道寨門，弔橋，沒有人動過。大家都打床上爬起來了。亂了半天，毫無頭緒。

「老四，這兒來。」老邱抓住我的手臂，排開人圈，到了大空場上。

「你瞧還是去找他回來，還是讓他去幹只當不知道的？」

「上那兒找？」

「眞笨……她上李莊去了！」

「李莊？」

「大爺……還想不出？今天早晨……」

「找她去！……她一人，那太危險了。」

「這是性命兒戲的玩意兒」老鄧很愼重的說，「你得自己拿出主張來……要去，我只能送你到李莊口……你知道這是全圍的性命關係……」

「去，去，去！」我連聲嚷着。

「可是見了她，你得要求她一路回北平或上南邊去，可不能再上這兒來……公事上都有我替你們料理。」

× × × ×

這裏的悽慘景象，我不知要用什麼字句來描寫，才能切實。李莊的入口，本來堆着亂石和帶枝葉的小樹，現在已經闢開了一條小道，由小道進莊，叫人陡然感覺到空氣變了質素——黑沉沉，冷穀穀地夾着一股腐爛的氣息，向鼻孔，不向皮膚上侵蝕了來；立刻你就可以暈倒——要是體質不大健的話。我向來不信有鬼，這時候感覺到我已經鑽進了千年古墓的地窟中了，不由得不毛骨悚然。

「筠……」我高聲喊着，同時用電筒向一排黑愀愀的東西照過來，地面上立刻起了一陣騷擾，像有許多生物在奔突；同時遠近的野狗和狼也應聲嗥起來了；這種嗥聲立刻叫你覺得有許多陰森森的鬼物張牙舞爪向你撲來。

爲了筠，我鼓起勇氣，向莊的中心衝去，沿路高聲喊着。跑了沒一箭遠，背後忽然有一個粗壯的聲音應着，「這兒，喂！」我煞住脚步，轉過身來，正是早上看見的那少年，在電筒的閃光中出現着，向我招手。

隨着他轉了兩個灣，進了一所高屋，看見筠很安詳的坐在燈光下，穿着尋常的便裝。她要冒險，至少也應將特製的工裝換上，這眞叫做有些莫明其妙了。

「筠！……」

「我認爲你應當聽我自由，不是嗎？」她恢復了以前的冰冷的態度。

「這究竟叫我辦不到！……」

「我沒想到你們能發覺得這麼早……誰發見的？……小伍嗎？」

「我要求你同我離開這裏，筠，你得原諒我一些兒，假使你我

換一個方面，我想你也許要這樣要求……」

她靜默着，那少年也呆呆地站在天井裏。一陣陣吱吱的叫聲和追逐的翻騰，又一陣陣齧齕的磨齒聲，從每個空隙裏傳了出來。我可以想見鼠羣正是在啃着死屍的骨頭。

忽地上首的一扇門呀的開了，燈光裏走出兩個粗壯的老媽子，是少年在烏屯找來的，各人手裏提了一個大包，她們當中夾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手裏也拿着一個小包。

事隔一年多後，我碰見幾位名醫，同他們仔細談過，知道有人天然賦有特種抵抗力，對於某種瘟疫可以避免。這個女孩子竟能實地證明了這個學理。不過這僅是千萬人中的一個例外罷了；偏巧給筠達到了她理想的目的——讓有情人成了眷屬！

離開莊門的時候，筠又叫那少年和老媽子重新將入口處堵上。我在怱怱忙忙中，替五個人都扎了一針普通防疫血清，聊盡人事而已。輪到筠的頭上，她微笑着讓我行了手術，……她笑容中却藏不住一種黯然的神色。

打發少年一行去後，我和筠默默的坐在馬上，毫無目標的走着。自有生以來，這一次我的心緒，要算最衝突最混亂的一次。惟一的願望是希願筠竟能平安脫險，沿路我把老邱的囑咐，很委婉的告訴了給筠；她只是聽着，並無表示。猜想她這時候，也無特別主見，對於老邱的意見，也許竟是默許了。

可是到了離大營不遠的地方，我們遇見老邱竟騎着馬在大路上等候着。

「我有一個要求，你們二位必得答應我！」老邱說話，從來沒有這樣的嚴重過。沒讓我們開口，他接着道：「這不止是爲你們兩位，也是爲一大部分人的幸福，我要求二位暫時在南營——馬棚——待三四天，我已經替你們布置得很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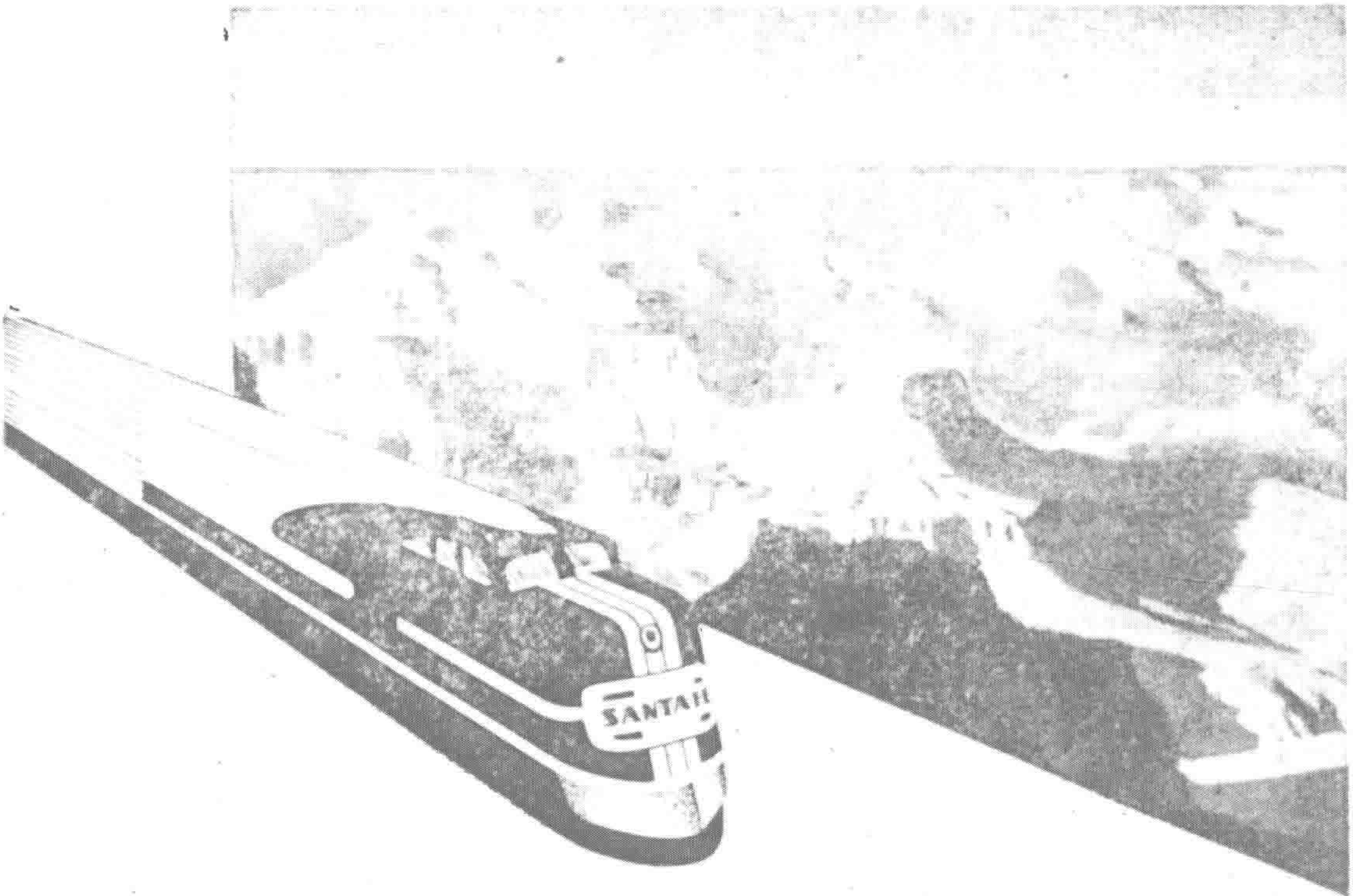
第三天傍晚，筠的熱度已升到了一百另四度多。我始終握住她的手沒放下。早已死去的宗教觀念，這時煊照着我，我喃喃的求告着天上帝，一切神，只要是有靈的神。……

在稍稍清醒的一刹那，筠對我說了「火焚」……「琦」……幾個字，重複的喃着，直到又昏迷過去。……

隔一天邱帶人來幫着將筠焚化了。我帶着他的骨灰到了北平。琦告訴我，筠從國外回來，就明白了她以前對我的某種誤會；「只是她那麼固執到底，同時也是因爲有過紐約的一次變化，她寧可自己犧牲，不願再接受你的愛。」

爲芬寫于滬，三一，三，一三。

×　×　×　×



聖太飛沿綫之名勝與其服務

橫亙美洲大陸之聖太飛鐵道沿綫所經均屬名勝與區若大峽谷(Great Canyon)印第安人之鄉村(Indian Country)石化林(Petrified Forest)卡爾司披岩洞(Carlsbad Caverns)洛磯山(Rocky Mountains)霞山彌底谷(Yosemite Valley)西谷雅巨松(Sequoia Big Trees)等凡此所舉均爲最馳盛譽者君如沿聖太飛鐵道作一周覽費低微之代價卽可欣賞無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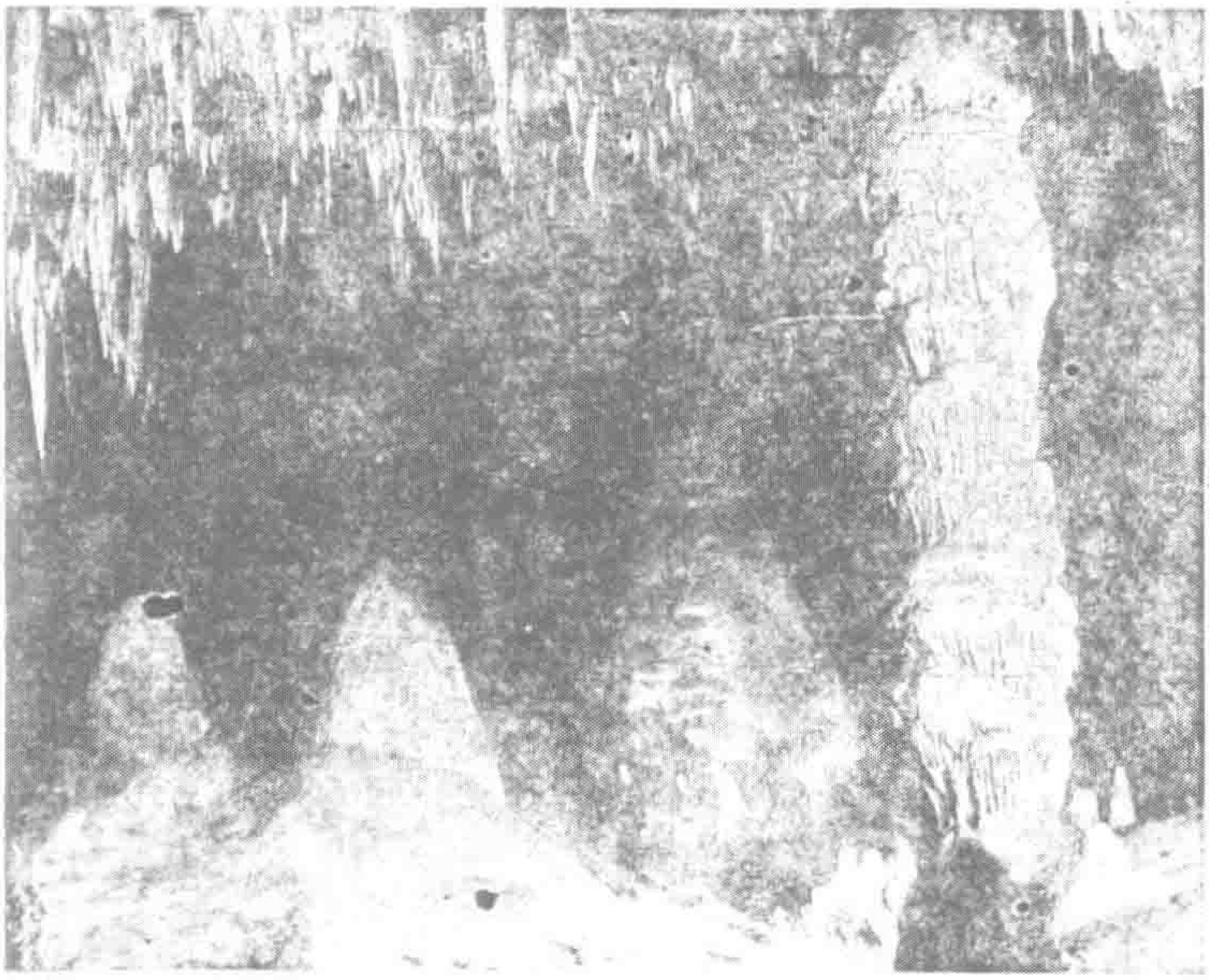
至行駛於此勝境之車輛又均爲美妙無比之聖太飛流綫式特快車經濟舒適使人滿意且備有遊覽小冊闡述沿線種種奇麗風景函索者請書"C. C. Thompson,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Santa Fe Railway 560 outhS Main Street, Los Angeles, Calif., U. S. A."卽免費寄贈

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及洛山磯(Los Angeles)等處聖太飛並派有代表在埠頭招待一切槩爲諸君助理旅美遊覽事宜各界仕女盍興乎來

四五|四四九

Santa Fe

See CARLSBAD CAVERNS National Park, when you cross America on SOUTHERN PACIFIC



Carlsbad Caverns National Park, the first wonder of the world...Yosemite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New Orleans...Great Salt Lake...these are a few of the wonders you'll see along Southern Pacific's Four Scenic Routes across America. More than a dozen fine trains to choose from.

Our trains from San Francisco to Chicago are faster by hours than any other railroad. Direct service from Los Angeles to Chicago on the *Golden State Route* and from San Francisco and Los Angeles to New Orleans on the *Sunset Ro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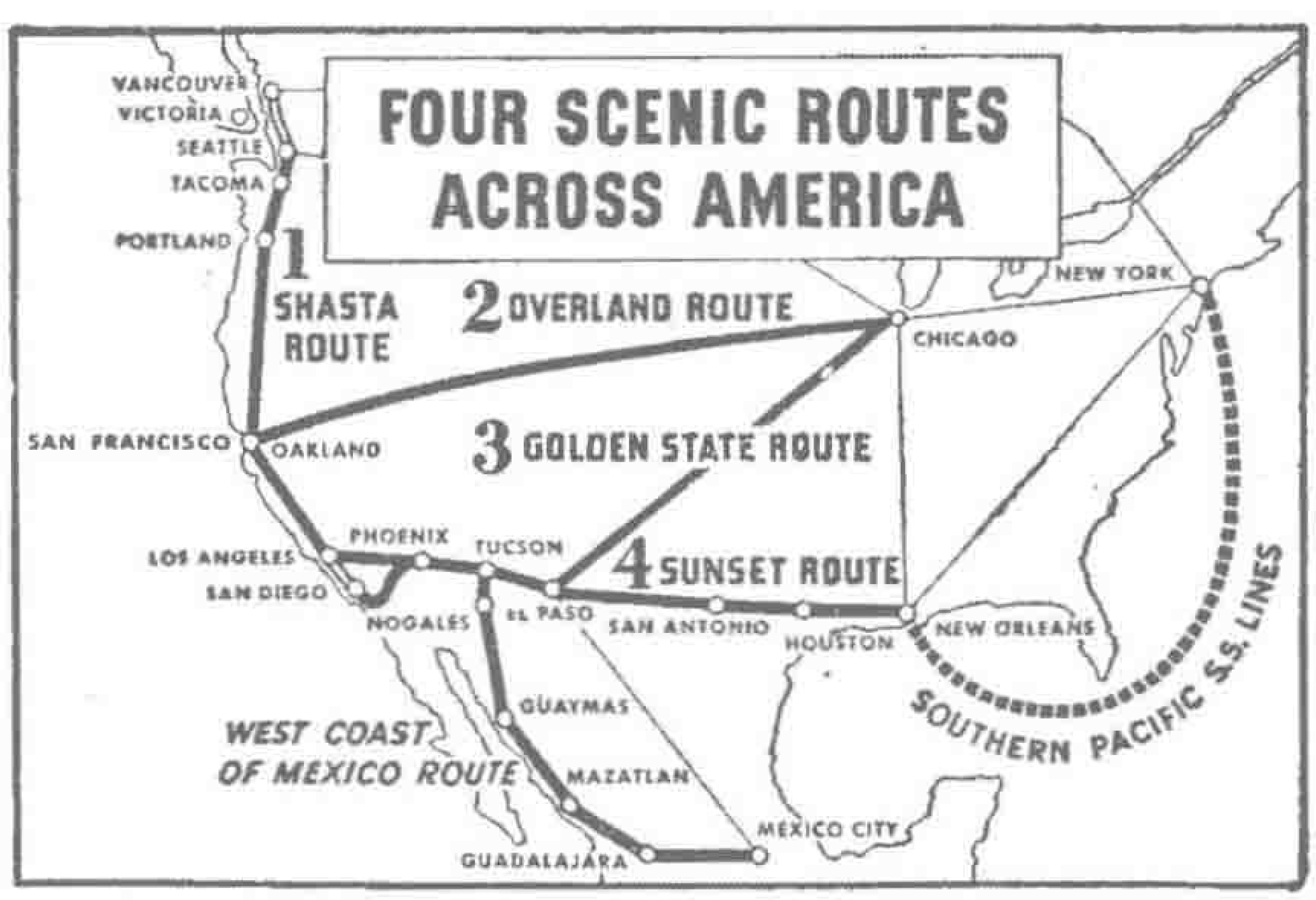
We Meet You. Our representatives meet steamers at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Vancouver, B. C. and New York. They will gladly assist you with all the details of your trip across America. No charge or obligation.

四大風景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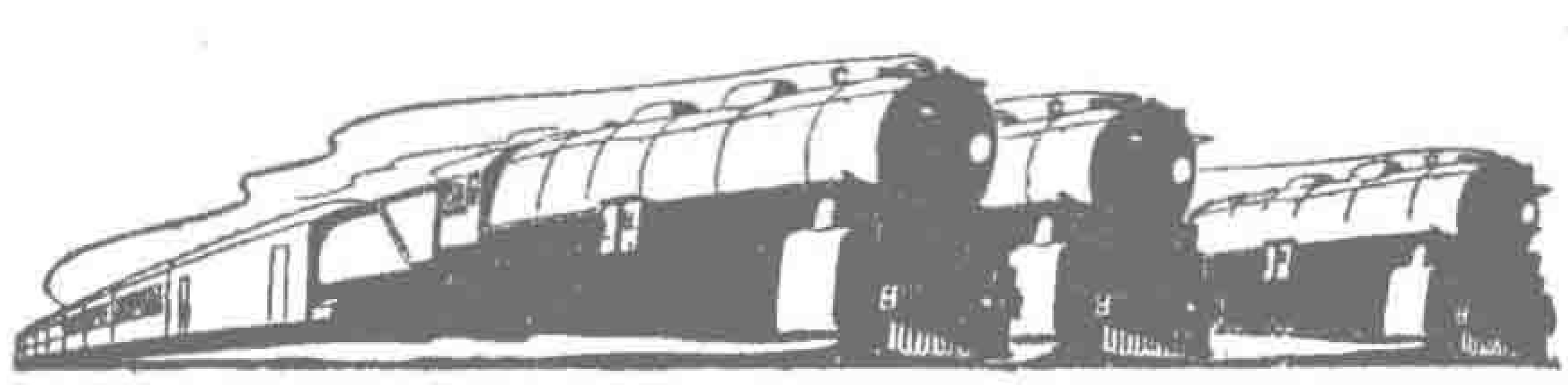
橫貫美洲之南太平洋鐵路。沿綫經過之客爾文國家公園。爲世界第一奇景。其他如克蘭德國家公園。及大鹽湖等。均爲本路四大風景綫上之奇麗名勝。諸君盍欣賞之。

本路自舊金山至支加哥列車之速率。爲其他諸路之冠。自洛山機至支加哥聯運。係經由第三路綫。(Golden States Route) 自舊金山及洛山機至新奧倫。係經由第四路綫。(Sunset Route)

本路代表常駐舊金山洛山機英屬温哥華及紐約接洽候教歡迎垂詢旅美各項問題。並樂了爲諸君服務。並不收取任手續費用。



Southern Pacific



名著小說

園丁之女

G·吉辛(GEORGE GISSING)原作　陳詩

洛蓋住在勃倫德府邸的門房中已有二十年了。起先洛蓋是府邸中的園丁，他妻子是店主的女兒，不會操作，因此在勃倫德府邸門口相當謙恭，尚能討好她所倚賴的主人。當亨利爵士在世的時候，府邸與門房之間存在着很好的諒解。洛蓋的身體漸漸衰頹，後來竟至不能工作，他們快樂的家庭仍准居住在這兒；後來亨利爵士去世，亨利的姪子繼續住在勃倫德府邸中，對於老園丁沒有打擾。但是在新勳爵的主持之下，事情已是今非昔比。愛德文·雪耳爵士已入哀樂中年，少年時娶婦不淑，常要受到他太大的管束，而且語言粗率，態度兇惡，他們的女兒海棠自以為是獨生女兒，性情和雪耳太太一樣，因此不十分為愛德文爵士所鍾愛。

亨利爵士時代的府邸中後嗣沒有，園丁倒足以自傲，生有一子二女。小洛蓋生性無賴，由爵士勸告，讓他去當一名水手過飄洋生活，使父母此後不受牽掛。第二個女兒貝燦，已經長大，成為她母親的幫手。可是貝燦的大姊梅從小就覺得門房生活，對於她的遠大志向，不甚適合。梅的姿色可人；不但生得漂亮，而且對付任何事情，智慧過人。梅在十歲時，鄉村小學已不夠供她發揮意見，獲取學識。十七歲，鄰村中的高級中學亦不足應付她心理的發展。老園丁和他妻子讓梅小姐這樣讀上去，心中不是沒有憂懼，可是亨利爵士和老雪耳太太以為還是這樣的好，這女孩子顯然不肯接受任何低賤的職業：無論如何，她的職業必然將是屬於勞心的。等愛德文爵士繼任後，洛蓋小姐已獲有家庭教師的職位，她父母深知這僅是權宜之計——對於未來雖然渺茫，但必是高尚而獨立的職業。果然，不久就獲得陞遷。梅在二十二歲時，在一位提倡女權的太太手下，担任祕書之職。她寫給父母親的信中，說起自己工作怎樣的重要，不過對於薪金菲薄一層，沒有提起。光陰真快，二年過去，她不曾來望望自己的老家庭；突然間她寫信回來，要到府邸的門房中「住上一星期或十來天。」她說明此行的目的是來休息一會，需要數天絕對的靜養，譬如在勃倫德府邸的榆樹下靜坐一會，對於她是好的。信中接着說「當然，在雪耳太太面前，不必提起我。他們和我之間沒有相同之處，我們最好忽略彼此的存在。」

這種語句使洛蓋夫婦很是担憂。依洛蓋的意見，府邸中的人們想忽略梅的存在，因為這樣才對於他們有利，那是理由充足，若說梅要不理愛德文爵士和雪耳太太，他們剛在外國住了六個月才搬到府邸中來的，未免是大不敬的事件。按照通常情形，他們女

兒應當在一定時間，在適宜的狀態下去見見她的「東家」，因為她得到東家的恩惠雖然不是直接的，可是也「享受着福佑。」這是洛蓋太太的口頭語，有風濕病和哮喘的老園丁也表示同樣的意見。固然，他們和愛德文爵士及其太太沒有好感，海棠小姐更其為他們厭惡。他們在這些新人物手下的待遇，和舊時情景比較，令人生不快之感；可是他們的血液中有忠於其主的精神，對於愛德文爵士始終感激，為了他們仍能留居在門房中。洛蓋太太身體尚健，年齡不滿五十，但是想和勃倫德府邸作對，他覺得和害病的丈夫一樣[illegible]懼。洛蓋常這樣安慰自己，此地有老樹縱橫，為他所心愛，他願意老死在被常春籐所覆蓋的屋子中，那是他唯一理想的家庭。而且還有一個很理想的希望，小女兒貝燦溫和敦善，有一天能嫁與愛德文新用進的少年園丁，這樣，在門房中可以重建舊時門楣，那不是很好嗎？

「我有一半不歡迎梅回家，」洛蓋太太焦切地想了半晌說。

「上次她在這兒出言奇怪，我真給弄得煩惱。」

「她是個古怪的孩子，這是事實。」洛蓋坐在舊皮靠椅中咕噥，他坐在灶間靠窗的一面，陽光真好。他們有一個很好的小坐室，但是這小室僅在星期天利用它，實在這屋子並不令人感到舒適。梅却是常在這起坐室中的。這種習慣很足以說明她與父母之間在實際上的距離。

問題太使人發生疑難了，暫時擱擱開吧，因此，以極混雜的心境等待他們的大女兒返家。二天之後，有一輛馬車在花房前停下，梅小姐帶來的東西可不少，有衣箱，旅行包，帆布袋，幾本軟性雜誌等件。梅的身上穿得好漂亮，裝束好像一點沒有女性的樣子，硬領和領帶的式子，更像男子的一般。可是她細軟的面孔，明亮的眼睛，苗條的身材，輕快的動作，可以入畫；這些當然梅小姐亦沒有忽略的。母親和妹妹跑上來歡迎她，她決定不表露出怎樣豐富的喜悅；點一點頭，一個笑渦，親了一親面頰，和一個歡呼，「好呀，親愛的人呀？」在這一幅圖畫中，梅很有一些相稱的尊嚴。

「請你把這些東西搬進來，」她和馬夫說時，聲調硬朗，姿勢嚴正，像是一個慣於發命令的人。

她父親被風濕病折磨得腰也彎了，站在屋內迎接她。她親熱地握了父親的手，以愉快的音調說，「父親，你近來好嗎？和平常差不多吧，我想？」接着，她把頭稍微偏了一偏說，「我們必須要把你的病情討論討論。我新近研究了一些藥物學，此地村上的醫生是庸醫。坐下來，坐下來談談，這樣你好舒服點。我不願打擾那一位。現在是吃茶點的時間了，是不是，母親？對不起，我不大歡喜喝茶，如其有檸檬，要請你們放一片在內，此外，只要一塊乾吐司。」

梅的本意，不願擾亂家中原有習慣，可是在她抵家後半小時，家中三個人已經弄得混亂非凡，不能自然地講一句話做一些事情。突然，外面有人敲着窗子很急，洛蓋太太和貝燦嚇得跳起來，貝燦跑到門口。過了一會，她漲紅了面孔跑進來。

「我確定沒有聽到車鈴的聲音！」她很後悔地說。「海棠小姐要把脚踏車拿到外邊去。」

「就是她在窗上槌子也似的敲嗎？」梅冷冷地問。

「是的——就是她在外面吵事。」

「這對於她倒好。常常有一點小火冒對於健康有益。」洛蓋小姐啜着檸檬茶，帶了一絲不可名狀底輕蔑的笑意說。

家人在十點鐘就寢，梅在起坐室中很覺舒適，坐了看書，到十二時才睡。可是明天朝晨她起身很早，在沒有出去小步之前（外面還下着很大的驟雨）關於她的早餐，她指示得很周密。她只要一些最簡單的食物，而且只消很簡單的煑一煑，可是她在指示時的音調，把娘聽得煩惱極了。吃過早餐，梅很仔細地探詢父親病狀，接着把症狀運用醫學術語判斷了一會，使父親感到他的病狀反比幾年來壞了些。於是梅開始給友人寫信，不到中午，她差妹妹出去一共寄了九封信。

「我想你好歇歇了？」她母親帶着怒意說，這聲調對她可有點特別。

「什麽，我就是在休息！」梅說。「你還沒有見我每日朝晨的例行公事！我想這兒定一份倫敦報紙？？沒有唉，沒有報紙你們怎能過活的？下午我定要到城中去買一份。」

城市離開這裏有三哩路，但可在此間村中火車站搭火車去。洛蓋小姐想了一會，說起想借此機會去拜訪一位女士，名叫林丹蘭的，她願意結識這人。林丹蘭夫人在社會上的聲譽和此地勃倫德府邸中家庭相稱，在府邸中也常見到她的。母親聽了很爲驚奇，梅却縱聲大笑。

「爲什麽我不能去認識林丹蘭夫人？我知道她對於某一種運動很有興趣，那就是我正費掉大部份時間在從事的。我知道她定必很高興地見我。我可以供給她第一流的情報，她當然要感謝我。媽媽，你眞使我發笑，」她以圓滑的語調接下來，「幾時你會明瞭我現在的地位？」

洛蓋家中把梅對於府邸中應盡的責職暫時擱開不想；他們只希望梅住在此地，不給雪耳太太和小姐知道，他們挺明白，女兒碰見了雪耳太太她們，定然危險。洛蓋太太爲了這層竟至不曾好好安睡過。父親也爲此煩惱；可是他對於梅底舉止和談吐的懷疑，勝過這種不安的感覺。他和貝燦對於梅品質的大方，曾經在他們

眼前閃耀過一時的私心極爲欣慕女兒的一切不像難講話的爵士夫人或目空一切的海棠小姐他們很滿意梅更像一個眞實的女人。

洛蓋小姐搭了下午第一班火車，找到林丹蘭夫人的家中，送進了一張名片。她立刻被招呼入會客室中，就自我介紹了一通，並歷舉數人名字，很夠作爲她的介紹。林丹蘭夫人脾氣很好，很會談話，對於各種「進步的」事物極感興趣；一種新的宗敎，或一套新式的脚踏車服裝，對於她同樣能感到興趣。她沒有偏見高尙仕女因此樂與交游。洛蓋小姐的談話正是林夫人所愛聽的，她所講的都是「進步的」題目，大抵涉及人的個性，但避免乏味的辯難和評隲。

「你將在此住一些時候嗎？」女主人問。

「唔，我和家人住在鄉間——離此並不多遠，」梅隨便地回答她。「只有一二天的勾留。」

另有其他客人來訪，可是洛蓋小姐總領頭談話。她感到滿意，覺得自己眞的有極大進步，而且人人都在羨慕她。門又推開，報告來客的名字是「雪耳小姐。」梅說了半句話停頓下來，一望踏進來的新客人果然是勃倫德府中的海棠．雪耳。她並不把聲調減低，且以快樂的語氣結束談話。爵士的女兒騎了脚踏車到城裏來的，只要一看她穿了短袴，輕便外套，棕色鞋子，就一望而知道是一個好運動的人。海棠是二十六歲的女郎，身體健碩，姿色却平庸，頭髮作黃褐色。她底一切動作都非常有精神；和人家拉手時向下急動，在室中大踏步來去，坐下來，把她二條腿很粗暴地交叉着。

起先，她的視綫投射到洛蓋小姐身上，很覺驚奇。過了一二分鐘，女主人把梅介紹給她，雪耳小姐把眉梢略微抬一抬，朝了別處露出一絲笑意，點一點頭。梅的態度和先前一般無二。

「你會踏脚踏車嗎，洛蓋小姐？」林丹蘭夫人問。

「不，我不會。事實上，我沒有學練踏車的時間。」

有一位客人說起，近日不會踏脚踏車的人却有某種差別的。

雪耳小姐於是以粗率而響亮的聲音發表她溫和的諷刺了：「可惜脚踏車不會賣得便宜一點。你知道，有不少人願意坐脚踏車，可是在能力上買不起。一個人在鄉下常聽到這種事情，這不是很窘的嗎，是不是？」

洛蓋小姐覺得耳邊有一陣熱辣辣的，努力鎭靜使人家不致察出。她想說幾句話，但覺得沒有適當的語句，更不能確定自己的音調能否自然。女主人不知道雪耳小姐的話別有用心，開始談論現在脚踏車的市價，別的客人也軋進談論。梅對於談話轉換到這一方面深感憤怒，看來無法把談鋒轉到有利於自己的方面就要

起身告辭。

「你定要跑了？」女主人的唇邊滑出習慣底歉語。

「我一定要告辭了，」洛蓋小姐的回答。她竭力在衆目睽睽下振作起自己的精神，總覺和當時情形不大調和。「實在時間很侷促，還要去訪幾位友人。」

她離開屋子，怒火一直往上冲。海棠一定要把她的身世講給大家聽。她故意安慰自己，就是洩露了我的情形，也無關緊要，可是，這想像到底刺痒了她的心。那廝簡直傲慢無禮，再加特別聲明脚踏車價錢高昂！現在所忍受的侮辱都是針對着事實。梅的能力夠得到，早已買好一輛脚踏車。她的面孔紅一陣白一陣，在城中大街上惘然地跑，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被人家侮辱。

事情更糟了，她不曾注意時間，立刻發覺她能搭乘回家的最後一班火車已經脫出。坐馬車吧，太費錢了，沒有別的方法，只能徒步跑三四哩路了。天色漸晚；拚命跑得快，再加心中的鬱塞，她跑到府邸門口，疲乏不堪，汗出如漿，心中更其惱恨。她的手正想推門，後面鈴聲叮叮，約離開二十碼之遙，只聽見很嚴厲地在喊：

「快快開門呀！」

洛蓋小姐往後面看，望見海棠緩緩地踏過來，希望讓開一條路好給她跑。梅想了一想，就從邊門進去，且讓這扇小門輕輕掩上。

雪耳下了車，跑進門來，怒咻咻地和梅講：（現在梅在門房口）

「你聽見我喚你開門嗎？」

「我不以爲你在和我講話，」洛蓋小姐以伶敏的尊嚴回答她。「我想你望見了你的僕人啊。」

雪耳小姐猩紅的嘴唇邊露出一些獰笑，不發一言，跨上脚踏車，駛入榆蔭密蓋的跑道。洛蓋太太目擊到這次衝突，聽見雙方針鋒相對的談話，嚇得不知所措。

「梅你怎好這樣對付人家？唉，我想自己跑來開門的，看到你在那兒，我想你當然會給她開的。兩天中雪耳小姐這是第二次在說我們的不是了。你怎好忘掉自己本份這樣對答人家！唉，你眞的發痴了，孩子！」

「媽，我覺得住在此地很壞，」梅的回答。「事實上，我在這兒是臨時的。明天朝晨，我立刻要跑了，可以不致再鬧什麼別扭。」洛蓋小姐這樣說了，好似把一點小小煩惱掩飾過去——不知道嚴重的問題剛好開始。數分鐘後，洛蓋太太跑到府中，爲了女兒的無禮特來請罪道歉。約摸等待了一刻鐘，才准進去見府中的女管家，聽到的是一個相當嚴重的消息。

「洛蓋太太，我很遺憾的報告你，你要請你離開門房。主人雖允許你有二月的勾留，可是你的工錢月月付清，所以只能有一月的

四五—四五五

期限。我想還可拿到一點津貼，你等着瞧吧，門房至遲到十月底必須出清，以便新園丁遷入。」

這可憐的女人只覺得懊喪。她不能辯護或懇求，哽咽阻塞了一切語句她昏然向門邊跑走出府邸。

「又鬧什麼事情了？」梅在起坐室中想休息一會，聽到隔房中苦惱的言語，跳起來說。她跑到灶間，知道發生了變故。

「現在我想你該滿意吧！」她母親眼淚汪汪，帶着惱怒而說。「你把我們的家也搗完了——你把我們家庭中最好的地位損失了——我想現在對於你自大而傲慢的心理才滿意了吧！你如其受到我們這樣的處境，不見得能使情形轉好。你要好好留心！我們，我們在你的下面；我們像你脚底踐踏的泥土！你爺不知將到那裏去度這風燭殘年，淒慘總是淒慘的了；你妹妹只能出去做工；我呢——」

「媽媽，你聽我講！」梅說，她的眼睛閃爍，她身體上每一條神經都受到震動。「如其雪耳母女因爲和我衝突了才叫你們搬出，那是太卑賤了，我想你們應該和她們講，這種態度是否合理，也不必再在這種蠻不講理的人們下面工作！爸爸，你說怎樣？我要告訴你事實的眞相。」

她把下午的事情複述了一遍，其間夾雜了母親與貝燦的嘆息。洛蓋因爲腰痛惱恨得很，想挺直了腰身回答，可是仍一無援助地沉了下去。

「梅你是怒不可遏了，」他最後說。「孩子，這是你的天性，不必担憂。我去看愛德文爵士，也許他會聽我的懇求。這都是女人造成的不幸。我去見愛德文爵士試試看！」

腰部的一陣劇痛，使他不得不把談話中止，呻吟着，咕噥着。梅尙未在她母親重新嘮叨之前，回到起坐室中，這樣很不爽快的捱過了一小時。門上敲了一敲，算是喚她吃飯，沒有給她講什麼，可是梅沒有胃口，因此不去和他們一起吃飯。過了一會，只見父親推門進來。

「不要担憂，孩子，」他輕聲地說。「明天朝晨我去看愛德文爵士。」

梅不作回答。她對於方才所做的事情有點懊悔，同時回憶着和雪耳小姐的爭論，很感興奮，看到家庭中所表示的卑怯畏葸態度，不免發生輕蔑的心理。她覺得眞的要把她們家庭驅逐出境是不可能的事。無疑地，雪耳太太和海棠想恐嚇洛蓋一次，於是輕蔑地饒恕了他們。她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再耽擱，立刻回到倫敦，可以不再受到麻煩。她到門房中來就是一件憾事；她的勇氣和成就在此沒有寄托的地方。

早上，她把行李都聚好。開赴城中的火車在十時半離此，吃過早餐後跑到村中去喚一輛馬車。她母親難得和她講話；貝燦繼續在哭罵。回到門房中正見父親拐着從跑道上走來，她迎上前去問懇求的結果。洛蓋巳見過愛德文爵士，但只是證實了開除的判决。爵士很抱歉，因爲無從干涉此事；這事情全操在雪耳太太手中，雪耳太太爲了她的女兒受到侮辱，所以拒絕一切道歉和懇求。

「我們一家都完了，」老園丁說，他的面色灰白，聲音發顫抖。「我們只好走路。可是不必担憂，孩子，不必担憂。」

驚駭落在整個梅的身上。她第一次感到自己做了什麽事。怨艾與怒火在心中交織，眼睛茫然地似在尋求援助，躊躇了一分鐘，她於是以能力所及的速率，開始向府邸的跑道中奔去。

她站在僕人入口處，要求一見女管家。當然全宅的人都已知道這事，立刻有五六個人對她注視着。多少含有一些惡意的笑。對於洛蓋小姐，這時是很難堪的，可是她盡力忍耐，最後，終算獲得和管家談話的機會。管家一面孔冷淡的神氣，不屑的狀態，聽她急促又瑣碎的傾訴。梅問她能不能一見雪耳太太？她要求寬恕方才的鹵莽，她知道自己的罪名，她的鹵莽對於家庭無關，可是受到痛苦的是家庭。」

「太太，你能幫助我去見一見，眞是感恩不淺。」

她的語聲變成哽咽。「太太」二字費了極大的力量才始吐出來，這兩字的聲音像在耳畔受到重大的擱擊。

「你能在僕人間去等一會，我來看機會給你想法，」管家想了一想答應她的要求。

洛蓋小姐聽從了。在僕人間中她坐了好久好久，等待着，可是沒有回音來。想搭的一班火車開過了。她不止一次想站起來一走了事，也不止一次，把鬱積的怒火化成烟燼。她念念不忘的是父親灰白懊喪的臉色，於是仍舊靜靜地坐守着。

約摸過了十一點鐘，有一個男僕跑來，很簡略地說：「你跟着我去見太太。」梅跟着，憂懼和錯誤在心中震盪，同時燃燒着厭惡的自傲。她一路不知道在想些什麽，走到一間大房間中，太太與小姐坐在裏面，二人在很安靜的閑談家常，已有好些時候。年長的似乎知道了有一女孩子站在她面前。

「你就是洛蓋的大女兒嗎？」

雪耳太太如金屬的聲音！她如其能知道就是這種似金屬的聲音打碎了那女孩的傲慢，她要怎樣的滿意！

「是太太——」

「你爲什麽要見我？」

「我想來向你太太道歉——很誠懇地——爲了我昨天晚

上鹵莽的行動——」

「哦，是呀——」聽的人很輕蔑地插進來。「你現在已經明白是非，我很高興。可是你的道歉應當向雪耳小姐致意——如其我女兒願意接受的話。」

梅早已預料到這一步。這是她苦難中最難過的一刻。她面孔漲得通紅，對着年輕底小姐。

「雪耳小姐，請你原諒我昨天所說的一切——我懇求你饒恕我的鹵莽——我的無禮——」

她不能再講下去，以後就是哽咽的抽噎。雪耳小姐讓自己的目光勝利地向那苦惱的面孔與人體上掃射過去，接着同母親講——

「其實與我無關，我不是早給你說嗎？我想現在讓這女人離開房間吧。」

「你好跑了，」雪耳太太說。

可是梅不能移動一步。她的心中閃動着一個可怕的思想，她底屈服怕沒有什麽結果。

「太太——我希望——請太太小姐寬恕我的爺和娘。我哀求你們不要把他們趕出去。你們的寬恕我們將永遠感激——」

「算了算了，」雪耳太太決定地說。「我只對你說，你愈離開此地得早愈好；此後你永遠不要經過此地府邸的門口。你現在好跑了。」

洛蓋小姐退下來。外面，男僕人正在等她。他看見了梅笑一笑，低低地問道，「情形好嗎？」可是梅對於她這[illegible]最後一次打擊便很快的衝過去，在走廊中消失了她的影子，這裏那裏的嗐奔，淚水從眼瞠中淌下來，最後被一個女僕護送到外面。她不知自己向那兒跑，不知怎樣會跑到公園中靜靜的一個角落裏藏在森林中間，有小鳥和野兎作伴，她盡情地哭泣，使胸中的積鬱一消。

梅搭了夜車回倫敦，沒有和家庭說明她方才的一切，且在担憂不知結果怎樣。過了一兩天，貝燦寫信來報告她一個可喜消息，開除的判決已經撤銷，長春籐蓋滿的門房中又很和平與安樂。此時，洛蓋小姐才恢復了她的自尊心，恰好書寫的工作繁忙，只能草草寫了數行覆信，祝賀他們仍能安居在府邸中，她覺得做了一件比較有價值的事情，可是在一生之中第一次不敢把這件事在人面前誇口。

中國旅行社 代諸君解决旅行上一切問題代客報關辦理貨物運輸保險如蒙 惠顧當竭誠服務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下集五)

秦瘦鷗譯

五 兇器的發現

蒙面人在外面天井裏很清楚地聽見裏面斬關斷鎖的聲音，但他已不必再多躭擱了；因爲他那輛出差汽車的引擎幷沒有停止，一直在輕輕的轉動着。他拉開了兩扇車門，向車廂裏看了一眼，踏脚上正有一個人踡臥在那裏。

「醫生，」蒙面人很高興地說：「我怕要帶你去作一次不很舒適的旅行呢！」

他儘可留下他，讓偵探們把他尋出來，但所怕的就是這位醫生會把他的遭遇和盤托出，那便糟透了；因爲祇有他是見過蒙面人的廬山眞相的。

車子飛也似的折入大街去，他似乎聽得有人正想從前門出來；在街的拐角處，他的車子掠過了一個警察，這位警士居然還很有禮地向他高喊「晚安，惠克斯。」蒙面人當時便不由自主地笑起來了。

他那握住駕駛盤的雙手，已飽浸着一種紅色的液汁，那就是他從一個小瓶子裏倒出來，潑在甬道裏的地板上和牆上的東西。他很想讓別人誤認這是血，至少希望把他們隱瞞到明天早晨。

時間已經很短促了。他一路在盤算着，要是梅遜把他那輛出差汽車的式樣用電話通知蘇格蘭警場，至少要多少時候，而警場裏把詳情和命令通告倫敦全市，又要多久。他覺得自己只消有半小時的工夫，已儘夠漏網了，假使是駛向郊外的話。他開足了速率，向前狂駛，半小時內就趕到了埃平森林。蘇格蘭警場當然還得把這輛汽車的號碼電告市區邊境的各處警局，所以他必須繞過通衢要口，儘揀小路行駛，以避巡邏隊的注意。

只要他的運氣好，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駛到他預先租下的那所小農場去。這片農場就在埃平與巧姆福特之間，要是揀直路行駛，是並不怎樣遠的。

最後，他的車子駛近了一條與公路成直角的鄉僻小巷，他就轉灣向北駛去。他這時的行動，須出以異常的謹愼，因爲車前的電炬業已熄滅，路面又高低不平，更討厭的是卡車駛過以後所留下的凹印深得像小溝一樣，使他只能慢慢的開去。這時他所最担心的是車子的聲音會引起附近的崗警的猜疑，甚至前來詢問。但在事實上，這完全是他的過慮。

他不曉得這是什麼時候，不過他可以約略估計一下——他

想這時一定是四點鐘。遠處的天邊，尚無欲曉之色。最後他終于到達了一所古舊的倉房。這所倉房正建築在一座凌亂而歪斜的屋子旁邊。他忙着停車，但沒有把引擎煞住，他先跳下車子，打開車門，把他失了知覺的醫生拖出來，放在草地上。然後再跳上汽車，打着倒車，把牠退進那間倉房去，隨手帶上了大門，回過身來開了旁邊那所屋子的門。末了便回到原處，半抱半拖的把那個醫生掖進甬道去。

這所屋子裏祇有很少的幾件粗劣破壞的傢具，是先前的業主認爲不值得搬走而留下的，此外簡直一無陳設。客堂中有一條灰黑得失去了顏色的地毯，直長地鋪在地板上。蒙面人走進去的那間房間的盡頭，置有一張破舊的沙發，他就把那醫生放在沙發上，默不作聲地在他面前站了好一會兒。

「你想引導警探們來追蹤我，這是你最大的錯誤；不過我希望你不致于受什麼損傷，」他說。

最近蒙面人已有了大聲說話的習慣，他試了試這失了知覺的醫生的呼吸以後，便抽身前往那間倉房去，帶來了一小瓶香檳和一聽餅干：這是他藏在車座下面的乾糧。

那輛汽車對他是不再有什麼用處了，他必須另換其他的方法前往哈威許；幸而這方法是他隨時可以使用的，因爲他早就留了心，每星期總把出倫敦去的遊覽汽車表很謹慎地編錄下來。從這些表上，他知道今天早上正有一班車要打福勒斯門駛往弗立斯托去，所以他早就決意搭這輛車走了。混在遊覽車上的一羣人裏頭，當然是不容易被人覺察的。

可是這失了知覺的醫生，倒眞有些費事，使他幾乎懊悔不該把他刼來；但把他留下的話，却又未免太危險了。

蒙面人把酒傾在一只破舊的杯子裏喝着，那只杯子是他從後面廚房裏找來的。他又注滿了一杯，走近睡在沙發上的那個醫生身邊去，隨手的把擎着的一盞燈置在桌上，杯子也放在旁邊，自己就彎身坐在沙發的邊沿上，靜靜的等候着。不多一會，他看見那醫生的眼珠在轉動了，接着便沒精打彩的睜了開來，露出十分驚奇的神氣，向屋子的四面望着，最後又回射到坐在沙發邊上的那個人。

「這是什麼地方啊？」他用粗啞的聲音問。

「這是鄰近羅福特的一所小農場，」蒙面人很鎮靜地回答。

「並且我想告訴你，你的朋友梅遜的猜想——就是我是蒙面人。」

那個醫生露着不信的神色向他注視着。

「你？」

蒙面人把頭點了一下。

「奇怪嗎？不過我想你已經也有這種見解了，而且還準備向蘇格蘭警場去告密。我不再要用哥羅芳或別的藥品來麻醉你。我要是沒有弄錯，你不久一定就會熟睡很長的時間的；等你醒來時，你可以自已找到最近的警察局去。假使你要用汽車的話，那末我可以告訴你，在隔壁的倉房中正安放着一輛出差汽車——我大概是用了輛出差汽車的。我的車主是——」他說到車主兩個字，禁不住又微微的一笑——「是惠克斯先生。我始終是用一輛出差汽車的——是惠克斯的車子。這話對于你或許有用，或許沒有用，不過我想此刻你的腦神經還不很清楚咧！」

那個醫生祇是直着雙眼同他呆望。

「回過臉去，」蒙面人開始用命令的口氣說，睡在沙發上的人便立刻服從了。「閉上眼睛！」

他候了一會，直等那被麻醉的人熟睡之後，才拿起燈走出去。他重新回入汽車間，取出一只旅行袋來，裏面藏着幾件必需的盥具等用品。

× × × ×

梅遜這時已找到那電燈的總門了，立刻便把馬福特醫生屋子裏所有的燈全扭亮了。勃萊這時恰好已把天井搜查完畢，退進來報告。

「各處都有血跡，」他說：「請看這些！」他指着靠近門框的斑點。「他們是從這條路口把他刼去的。」

「除了這裏，可有別的路把他架走麽？」梅遜搶着問。

天井裏的兩扇大門洞開着，汽車間裏也空無所有，門是敞開在那裏。惠克斯的汽車已經不見了。他們追蹤到街上時，還可以隱約聽到有一輛汽車的引擎聲，正向西行駛，逐漸消失。

「他們已把他拖在汽車裏架走了，」勃萊斷續發話。「他們至少有二個或三個人。」

「爲什麽不是四個或五個呢？」梅遜咆哮着。「或是六個七個呢！」

「我的意思是，」這受寃沒處伸的區長開始分辯道：「一個人決不能把他拖出去或拖起來。我想，讓我們再召些幫手來吧。」

那支警笛已經放近他的嘴唇了，却被梅遜突然從他手裏打落下去。

「電話放着幹什麽用呢？」他很兇暴地說：「我要知道這兒鄰近究竟有多少人是醒着的；我不要聽他們任何分辯！你把所有的人一起叫來，預備隊現在是可以上來了。」

勃萊走後，偵探長便來不及的在天井中開始檢視起來。他在地上發現一個洞口，旁邊有短籬圍着。他擦旺了一根火柴，從自己

的衣袋裏摸出燈來燃着，乘這燈光向下望去，離開地面很深的地方，他望見了水光。這是一口井。有多少深呢？看下去似乎有一件東西，一件像手袋似的東西。

突然他背後有人說話了。

「發現了井嗎？」

他轉過身來一看，原來是歐克，神氣一半像鬼，頭上還包着白布呢。

「你原先就知道這裏有一口井嗎？」

「是的，那個轉軸就在你頭上。」

梅遜抬起頭來，看見了那鐵架。

「下面有東西麼？」歐克問，同時好奇地向下張望着。「惠克斯的車子當然是已經不見了。我想必然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急急地趕來。」

他們便一起再上那空車間裏去搜索了一下；除了幾件工具，一兩個剩下的車胎和十幾聽汽油之外，並無他物。他們瞧見車間的地上也有血跡，梅遜便仔細端詳了一會，頻頻搖頭。

「我的理想竟完全錯了！」他失望地說。

「蒙面人麼？他已把醫生架走了——這傢伙倒是很有腦經的！」歐克發表他的意見。

他們聽見密歇爾的脚步聲，便一同回過頭去看他。

「你們準備去看惠克斯嗎？」他問。

「惠克斯——我想他是跟他的車子同去的！」

「我們且去看一看吧，」密歇爾說。

他們發現通往加洛同巷去的那扇門上，僅有一具彈簧鎖鎖着，便很容易的打開了。歐克把門檢視了一下，不住的咕嚕着。

「滿是線索，」他說。

他們就急速地走進加洛司巷去，直到九號門口。那個睡着的人還在那裏打鼾，鐵罐照樣頂在頭上。

「不知誰把這鐵罐放在他頭上，倒是很有助于我們的，」梅遜說。

他重重的在門上打了幾下，最初並無回音，停了一會，他又繼續敲打，但仍無聲息。

「他也許出外了。」

密歇爾堅決地搖頭。

「這個人坐在這兒未曾動過，他怎麼能進去呢？」

那個睡着的人這時才驚醒了，睡眼惺忪地站起來，頭上的鐵罐便砰然墮在地上，嘴裏不住的呻吟着，同時歐克也認出他是附近一個著名的酒徒。他早就在這裏了，自從——他不曉得什麼時

四五—四六二

候，不過他想大概是在酒店打烊以後半小時光景。他記不出有什麼人在他面前走過，不論進來或出去。梅遜再度在門上敲了一陣。

加洛司巷頓時便復活了——這復活似乎是一個個的黑影從牆上化出來一樣；這些黑影只是靜默的東西，祇知觀望，彷彿毫無生氣似的。他們都是好奇的看客，專想看一些熱鬧，看一些花巧。要是他們彼此交談幾句話，密歇爾還可以知道他們的在場，但他們都是異樣的靜默，只是肩比肩的站着。

突然，九號樓上的窗格格地打開了。

「誰呀？」這是老惠克斯的粗糙重濁的聲音，誰聽了都不會弄錯的。

「我要和你談談，惠克斯。」

「誰呀？」

「偵探長梅遜。你還記得我嗎？」

那個老年人思索了一下說：「我不認得什麼偵察長梅遜。我只記得幾年前這兒左近有一個小伙子，叫做巡長梅遜的。」

「不錯，惠克斯，」梅遜回答同時冷冷的一笑。「正是巡長梅遜，請你下樓開門，讓我們進來好不好？」

「你們幹什麼呀？」這老年人怪謹慎地問。

「我要和你談談。」

上面的人躊躇了一會，跟着便放下了窗；梅遜聽見他的脚步聲從樓上下去，那扇門便很響的開了。

「請上我的房間裏去，」他說。

除了這幾位警探所帶來的一盞燈以外，房裏和他的起坐室裏什麼光都沒有。

「請進來坐坐，這裏是一張椅子，巡長——噢，偵探長，對嗎？赫！時光過得眞快啊！」

「你不點燈嗎？」

這話似乎問得很使這老年人有些惘然。

「燈？是的，不錯，我是有一盞燈的。先生，你們可以在廚房裏找到它。你們一起有三個人吧？我的目力不及以前了，不過我可以聽出來，除了我以外，還有三雙脚聲。」

密歇爾走下樓去，尋到了那盞燈，裏面半注着油，他把它燃亮了，安上玻璃罩很小心地擕上樓來，放在他們幾個人坐着的那間房裏。這時，很使梅遜驚奇的乃是他突然向惠克斯說：「惠克斯先生，我找不到你的燈呀！」

實際上，這時分明有一盞很亮的燈擎在他的手裏。那老年人微笑了一笑。

「你拿進來的東西，叫它做什麼啊？」他說，「把它放在桌子

上吧，小伙子，請不要向我開玩笑。」

密歇爾的臉上便立刻露出了怪懊喪的神氣來，不禁使偵探長梅遜暗暗好笑。

「現在，各位都請坐下來，你們要知道些什麼事呢？」

「今天你出去過沒有，惠克斯？」梅遜問。

惠克斯摸了摸他的毛糙的面頰。

「只出去了一會兒，」他小心地說：「我常向西區行駛。你為什麼要知道這事呢？」

「可還有別人駕駛過你的車子嗎？」

「我把它出租了，」惠克斯回答：「我不再像以前那樣年青了，但是以駕駛出差汽車為生的人，必需要生活呀，所以他必須讓他的車子一直工作着才行。」

「誰駕你的車子出去的？」

那老年人沒有回答，梅遜便重問了一遍。

「噢……是我的房客開出去的。」

「住在樓下的那個人嗎？」

「不錯，巡長——噢，偵探長！人生是應該祝福的，試想你已是偵探長了！我還記得你第一次的升級呢！」

梅遜在他膝上輕輕地拍着。

「當然你是記得的。並且我也記得有一次因為你出言不遜，使我不得不請求法院出票傳你，以及後來又自動向庭長撤除控訴的那回事。」

惠克斯回憶起這件事，也不禁格格地笑了。

「我確是一個不很容易相處的人，」他說。

「現在你的房客呢？」

又是猶豫了一會。

「我想他大概出去了。他往往是在夜裏出去的。人倒是一個很好的青年。他大約有三十五歲，但時常很煩惱，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頓了一頓，他突然驚問道：「他可闖了什麼禍嗎？」

「嗄，無非是一些小事而已。」梅遜接着又問：「惠克斯，你的照會呢？」

一個出差車夫的照會，幾乎是一件神聖的東西，其重要性正像結婚證書對于女子一樣。這一問對于那老年人所發生的影響，是異乎尋常的，他在椅子裏搖晃着，同時不停的把手撫摩自己的面頰。

「我把它放在別處去了，」說話有些含糊。

「惠克斯，你的照會究竟在那裏？你今天要是出去過的，這照會一定就在你身上，」梅遜逐步進逼。「實際上，你今晚分明沒有

出去過；你已有好幾個月不曾在晚上出門了。老朋友，你知道嗎？」

他又熱情地在他膝上輕輕地拍着，這一次他的同情心倒是很眞誠的。

「你自己知道爲什麽不出去的緣故嗎？那個醫生却是知道的呢。」

「他沒有告訴你嗎？」惠克斯很快的問。

「不，這是我自己告訴我的。你知道有一盞燈移進房裏來，那是爲了你聞得出味道，但是你可看不見它呀！惠克斯——你祇能隱約地看到罷了。這話對嗎？」

那老年人不禁向後退縮了一步。

「我執有出差汽車夫的照會已有五十五年了，梅遜先生。」他的聲音已近乎懇求了。

「我知道。我並且希望你能以正式的出差車夫的職務終此一生。不過，你却不該再自己駕車了，惠克斯——當你已經盲目之後。」

他望見這老年人的眼珠在閃動着，不免懊悔自己的話說得太尖利了些。

「我並沒有眞正盲目，僅僅不很看得清楚吧了。」

傲慢的惠克斯這時已一變而爲異常悲傷的人物了。

「我的目光已不像從前那樣了，梅遜先生，不過我決不肯自己公開承認。我取得那照會已有許多年頭了，自然我是不願隨便放棄的；所以當這年青的房客，因境況不佳，未能取得執照而要求我讓他駕駛我的車子時，我——就把自己的照會借給了他。我知道這是犯法的行爲，但我一面還在服藥。」

「那麽，照你說來，竟從沒有見過你的房客嗎？」

「不，我沒有見過他；我只聽到過他的聲音。他有時走進來，我也聽到他往返的走動聲。他倒是按期付錢給我的。」

「你怎能知道他已有三十五歲，又是一個很好的青年呢？」

「這是聽人家說的——我的一個朋友曾經這樣告訴我。」

現在，梅遜的心裏是完全明白了，便辭別了他退出去，讓他獨自傷感地撫念着他已經失去的比什麽都寶貴的財產——就是那五十五年中每年發出的那張印有鈐記的執照；而今後怕永沒有再行發出的機會了。他們走下扶梯之後，便把下面那間屋子上的門試推了一下，鎖是極容易開啓的；——實際上不消五分鐘，門已大開了，梅遜等一個走進去，勃萊緊跟着他手裏拿着油燈。

室的一隅安着一張床，但顯然已經好久沒有人睡過了；被單都摺疊着，枕上並沒有套子。地板上有一大塊地毯鋪着。此外還有一張桌子，一隻椅子，壁爐上放着一面圓鏡，從表面上看，似乎這是

室內的全部陳設了。直到歐克去試試那面鏡子時，才發見牆上有一個不整齊的窟洞，裏面藏着一隻很沈重的鐵盒。

「這裏面必然有一些線索咧？」梅遜說。

鐵盒的蓋子格格地打開了，三個人都向裏面看去。

原來裏面是一把短而鋒利的匕首，刀鋒上還有殷紅的血跡，偵探長很謹慎地取了出來，放在桌上。

「這就是殺死陶納爾特斐脫門的兇器，」他說。

民國三十一年

中國名勝週曆

本社精製名勝週曆
圖景名貴紙張上選
每週一面可以紀事
式樣美觀定價低廉
置之案頭取用便利
餽贈親友受者歡迎
每本三元購請從速

中國旅行社發行

各地分支社均售

四五—四六六